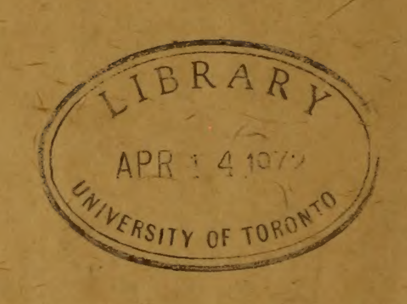

LIBRARY
APR 1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敘

域中三大權曰天曰王曰史福善禍淫非天不公黜幽陟明非王不肅知人論世非史不傳史也者取古人之已事而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古人往矣心之恍忽不可知口不能言且無其口一聽後人之顛倒而莫之辯甚且黃衣虞楚之流鑿空別搆其端以立於正史之外既無隻眼看破古人處事之難又無良心吹索前人之案望使啾名之聳若元之遺骸而矚張說之詞文皇現形而囑涑水之筆意良苦已揭後斯所謂知史而心術正者乃可與論斷然則作史固難論史良不

易也李子笠翁博物洽聞其於二十一史靡不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取其源流同異而以意斷之有翻案有定案不執已見不依人牆字不立非非之堂不矜察察之照而究歸於理之所然心之所安而止余謂夫人勢燄歘歘過眼雲散烏没不足道所不朽者名而已然而一篇好文字送歸地下無人無之及乎豐碑既仆蒺藜互生門祚衰微瘡痏互見以此觀之名亦安可保所恃惟公論在天壤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余小子賦命陋劣無宋子京歐禾叔祿相不敢妄試於左盲遷辱三十年來每有論斷輒焚棄之而獨折服於笠翁之論

古每遇一軼事掩卷思之心量手追十可得八九詎非此心此理之同歟論古如斷獄斷獄失出失入朝廷有王法論古失是失非彼蒼豈無天理苟如學人操三寸不律洋洋浮浮批判先覺肆手影撰述沿襲言言皆鄙書讕說也引繩批根事事皆斧聲燭影也自恃爲王法天理所不及亦思以後人而斷論古人古人不能辭以天而論論史之人斷斷史之人斯人亦安所逃王法嚴天理更嚴韓先生一生不承當彼自有說論史者尙愼旃哉有笠翁之論斷可以持國是可以正人心可以譽千秋而權萬古是編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康熙三年上巳後三日江南過客王仕雲譔

自有論史者而貴論者有治合之論斷可以持衡是可以
人與人亦安所逃王法滅天理史綴韓先生一生不承嘗微
人而斷論古人古人不能衡以天而論論史之人斷史之人
根事實皆斧鉞誅也自昔論王法天理所不及亦賜以殺
批削況褒貶乎況與謀遂謂贅數言皆非書據論也因翁批
未是未非姑肯盡無天理者如學人舉三十不捨半消猶
批理之凶機論古如斷獄斷獄夫出夫人韓公欲王大論古
古稀逾十載事稀者思之小量手造十四篇以大指皆淵

笠翁別集卷之九目次

五帝紀

論華封人三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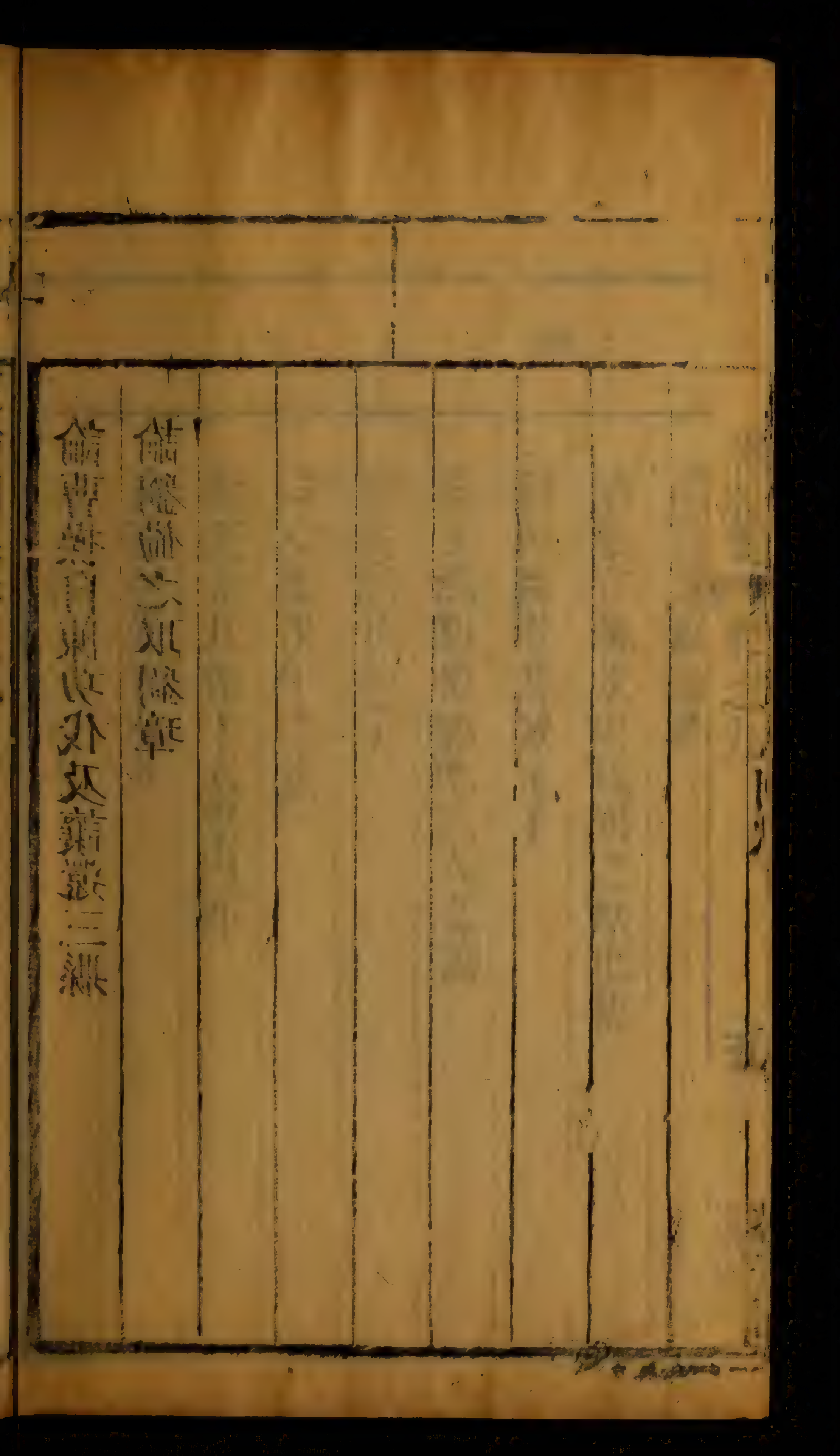
商紀

論堯讓天下于許由湯讓天下于卞隨務光

論堯之試舜高宗之任傅說同一命相而有詳略之不同

論微子先抱祭器歸周

周紀



備急灸法[illegible]畢

[illegible]外文[illegible]三編

笠翁別集卷之九

湖上李　漁著　　鄴　沈心友因伯　仝訂
男　將芳漱六

五帝紀

論華封人三祝

華封人名官祝帝堯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

德就閒千歳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何辱之有

笠翁曰古之善頌善禱者皆于祝頌之中寓規箴之意如張老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之類是也猶華封人以富壽多男爲祝無乃近諛而頻令人辭頌乎曰不然彼蓋先具規諷之意于中而故設諛詞以發其問端者也故因帝堯謙讓致辭旋以授職分財與物皆昌之論進殆所稱爲諫者非邪然闡帝堯善察則將直受而弗辭矣雖有藥石之論亦將何自而

黃石公評

三多惟黃帝足以當之加之伊耆嗃以祝爲諛固宜見道從來亦說新者易說笠翁論古無事不新然皆極其大止此不題疾走之書

余澹心評：大抵皆莊生寓言耶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

人哉此所以為上古之奇書也

商紀

論堯讓天下于許由湯讓天下于卞隨務光

堯欲傳位許由許由曰汚吾耳亟往潁水洗之巢父飲牛其下亟牽去曰汚吾牛口卞隨務光成湯時二人名

笠翁曰天下重器也讓天下大事也從古及今幾千百年來其能讓天下者惟堯舜二人而已其間受天下者惟舜禹二人而已倘如外紀所載則當日之

許由傳云亦疑辭也笠翁快手拈破千三代以前怪奇渺茫之事皆可不信而學士大夫亦不敢以疑案竹書之類欺人矣

天下竟不值一文錢逢人即讓較小兒之視餅餌猶不若焉則其讓天下于舜禹者亦偶然餽贈之常事耳何果斷公明之足羨哉甚矣載籍之不足憑而秦始皇之焚書亦不爲無見也此皆巖穴處者流欲自矜其高尚故譸此空中樓閣以聳聽聞耳後世稗官野史皆效此立言以爲讓天下之大事猶可幻設則凡小于此者何一不可幻設乎人謂世風日下以此觀之則當日之世風亦未必上于今日也無論讓天下之事必不可信即所謂許由卞隨務光者恐莠

舜。商。湯之世亦未必果有其人耳。

況因伯記古事之不可信也十倍于今如頭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缺地維與鍊五色石以補天十日也卅由射落其九種種怪誕不經之事皆奇語所謂騙天謊也如此奇謊古人說得出今人說不出今人所說者皆頭尾流離之事古人所不待道者也由此推之則吾岳父所謂當日之世原未必上于今日者蓋至常不易之論也

論堯之試舜高宗之任傅說同一命相而有詳畧之不同。

堯以子丹朱不肖求可代已者四岳皆舉舜堯乃歷試以艱使之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

揆時敘寘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于是立爲相堯崩諸侯推舜卽帝位○武丁既免喪夢上帝賚以良弼乃審形求之得說于傅巖命爲相○先儒斷曰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畧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蓋舜因岳所舉故高宗自得之其理不可不深思又曰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則必有以私意用人而不合于公議者後世用人當如堯之試舜可矣

笠翁曰若僅以舉相論之則堯與高宗誠有遲召遲

詳之異然高宗之說止于命相堯之舉舜則不止于命相而以天下畀之矣豈有以天下與人而不試其勝任與否覽與枚卜相同之事同日而其輕重懸哉擬人必于其倫吾謂堯與高宗之事同中有別不當以舉相並求之也

論微子先抱祭器歸周

微子名啓紂之庶兄也微子數諫不聽乃與箕子比干謀遂去○先儒論曰或與書微子先抱祭器歸周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僕去而遯

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又曰武王悼紂之自焚以武庚奉殷祀一時釋箕子因封比干墓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避于荒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叛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奔周之説何太謬乎

笠翁曰抱祭器歸周未必遂無其事但恐不在克商即馬以前而在武庚叛戮之後耳若果在武庚叛戮之後周求微子以祀殷當此之時猶抱商家祭器而來則其不忍忘國之心又在箕子比干之上矣何必強諱其事而復以膠柱之見論古人哉

汪北海評祭器者。所以本宗祊殷薦稷而稱皇祖血食於勿替者也。致子孫之錫謂殷勤追商之祭器則是所歸者周也。所存者[illegible]商[illegible]不能保此器在周乃可以守此器猶之[illegible]中可以避共金馬門可以遊世非有意于用也[illegible]文武成敗周似欲與商矣而寶所以致[illegible]後子歸周創欲廢商矣而實所以存商周公旦之故大誥既作而遂有微子之命[illegible]武庚[illegible]封微子大亦各成其志焉耳[illegible]後張良仕漢乃始終為韓者亦猶行微子之心漢高既入漢中而[illegible]令張良出從韓王[illegible]亦猶行周公之志聖賢衆動塗世為儒德者非我[illegible]翁孰與闡其微哉

周紀

論晉文公賞從亡者而不及介子推

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也獻公嬖于驪姬殺太子

黃石公評：計施責報

申生而伐重耳于蒲。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餓于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賞諸從亡者。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龍還于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隱綿竹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為之寒食。文公環綿上田封之。號曰介山。

笠翁曰。晉文公賞從亡者而不及介子推。人皆責其

[illegible]之開有市心矣況以死而彰君之過以激而致時俱焚忠孝奈何余嘗過介山恨不起子推而問之也

寡恩子獨嘉其有識何也以子推望報之心不在刻恩以後而在行惠之先也當其割股救饑之時已先伏一求多之念于胸中矣夫割股救親人子之事也然必于親疾垂危之日萬不得已而爲之求以自盡其心耳而古人猶有病其過情不以訓之繩孝者以其非中庸之道也至于從亡之主道雖關切然亦稍殺于親矣況其受困之時餒也非疾也割股以療病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若曰割股以救饑則吾不特未見其人亦且未聞其語也子推爲此亦何心哉

葢以從亾者五人解衣推食之事誰獨無之非有奇能異行不足以結嗣主之心而來他日非常之報耳由是觀之則與易牙之烹子何異哉文公之不賞非忘之也葢稍遲之以觀其責報不責報耳迨有龍之歌一作而當年之心事昭然矣此時不求之使出復何待哉而無如其有求不得遂以怨變爲忤也焚山不出抱樹而死亦何前恭而後倨哉凡施恩而有責報之心迨望之過奢酬之稍薄者未有不莫逆其始而氷炭其終者也吾不怪晉文賞功之太遲而怪其

求人之過急或榜示其功招之使出否則使人以物色求之世未有終日望報之人與之以報而不受者也奈何烈山澤而焚之是以驅鳥獸者驅人矣報功之典曾若是乎此論而不正之故智也雖然子推于此亦惟有死而已矣豈能復以鳥獸之道自全其身哉

笠翁又曰有龍之歌文義最劣以龍喻主以五蛇喻從亡之五人以還淵喻反國以得所喻受賞又以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喻已之獨不蒙賜無語不病其過

庸無意不嫌其太露全不得隱諷之法寓言之體竟像今世蒙童小子學步之文不料出于三代之世可見古人載籍中原有最不妥貼處但未經人摘出耳人謂秦漢以後之書不宜多讀吾又謂秦漢以前可讀之書亦止少耳

論衛懿公使鶴乘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衛將戰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祿子何能戰戰於熒澤衛師敗績殺懿公○先儒申瑤泉曰衛君狥於一禽之

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嫌於一告之微。而懟以忘君。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爲天下笑可悲也。

笠翁曰衛之亡國其失在君尚論者不獨罪君而令國人與之分過使後世爲臣者不得以懟君之故坐視邦國之滅亡誠至論也但謂國人以一告之微而懟以亡君則似嚴于責民而貰君者未免太恕衛君之亡國非止以一告之微也史載鶴乘軒者乃舉一事以槩其餘耳即以此一事論亦何嘗不足以亡其國哉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

餓莩是率獸而食人也夫肉馬自肥與民何涉而以食人之罪加之獸以率獸食人之罪加之君乎亦曰厚其所薄未有不薄其所厚者耳寵鶴而至乘軒則凡有類於鶴者無不加以異數可知矣以異數加之禽獸則以奴隸待其臣讐敵視其民者又可知矣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但言鶴有祿則受甲者之無祿不待辨而自明奪受甲者之祿以養鶴是即率獸殺人之道也君能率獸以殺人臣獨不能借人以殺獸乎是懿公之國鶴亡之也懿公之身鶴殺之也

但其臣之一匹[illegible]公先斬其鶴而後出[illegible]

爲之戮力禦敵[illegible]年有功者不得褒朝

廷之祿弗処[illegible]不得食則爲[illegible]之道闇者之

矣奈何天鑒[illegible]君使之身亡國破後世爲君者

則知鑒矣其爲臣而不明大義者則將何以爲訓哉

汗北海許[illegible]張[illegible]鼠其詞先[illegible]鶴之論如見燕鼠詞矣先斬鶴而後出師妙絕[illegible]處似從馬嘴[illegible]縱殺楊玉環得策

論魏絳規晉侯以安樂思終

晉侯與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及鄭平鄭人賂[illegible]以

歌鐘鎛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絳辭曰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笠翁曰論此事者當從賂字生情鄭人賂晉以歌鐘鎛磬女樂凡書賂者皆心不欲與而勉强予之且將有所利焉即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意也吳將伐齊越子率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由此觀之凡書賂者皆豢之別

名也。倫音類。夫字。豕而以食參之。參之正所以自[illegible]
也。苟明此義，將[illegible]交[illegible]之不暇，何樂之有，[illegible]不
拜、居賜、有見，乃安樂思終其節，予得參與之意而以
和嬿山之者乎

沈因[illegible]許子所父[illegible]子比[illegible]
讀書者絕少。能以爽横之法[illegible]
相見之古人亦無不可見之[illegible]
岳父曰使中有[illegible]
字中父亦何[illegible]
說岳父當日後[illegible]
讀之不入其[illegible]
覺不得其[illegible]
及論子[illegible]
歎鐘傳[illegible]察面目[illegible]大猛八異之[illegible]

日遇愛非非眼。面何能一一智君子鑑衡子立後[illegible]不渡烏江諸妙論無一不從書眼中得來[illegible]眞[illegible]可通千書籍哉是言也余亦千不敢自秘願公諸海內同人之善奕者

論吳季札讓國

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諸樊復讓札札謝曰昔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昧欲傳以次必致國于季札札辭不受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故號延陵季

子○先儒論曰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由能觀變又不討亂非智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

笠翁曰吳季札讓國一事是之者非非之者是以讓之不得其人致日後有篡國弑君之事也其義本之春秋原有責備賢者之法尊之為賢者故肯施以責備之辭則凡施責備之辭者皆欲尊之為賢者也愚謂英雄不可以成敗論猶于賢人君子正不妨以成

敗論之何也英雄特一往之氣不必盡顧將來賢人
君子計出萬全不可不詳及始末泰伯以讓國而與
聞孔子稱爲至德論其成也季札以讓國而亡吳論
者責以非義論其敗也但責之曰可以讓可以無讓
讓之未免傷廉況知其不可而固讓焉則是一味忌
貪而競忿乎其爲矯矣如是議之始爲允當若以不
孝不公不仁不智責之無乃過刻而傷賢人君子之
心乎世有不孝不公不仁不智之人而首始終以國
讓者乎

方爾止評泰伯[illegible]自後人據成敗而襃貶之[illegible]其志同其道合正未可分[illegible]孔子同時設於其讓稍稍可議[illegible]心[illegible]此以孔子所心服之人而後人恣聽妄談有是理乎讀此論知前人不孝不公之見乃大謬也

論子產寬猛之政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笠翁曰子產誨人以猛而孔子不以剛忍目之于其

方爾止評 此即大學

唯仁人為愛人能惡人之法以子產為說據可補注疏所未及

死也反覆辨而贊曰古之遺愛以猛為愛不廢以寬為不愛乎曰非然也慮天下後世之人不效子產之存心而但效其行事故揭其心以示人曰子產非天下之忍人乃存心慈愛之人也惟存心慈愛之人始可以行威猛之事若稍涉殘忍而行烈政則民無噍類矣聖賢口中無不關世道人心之論要須後人善繹之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一翻曰惟存仁者能以猛服衆

論程嬰立孤而死

晉屠岸賈將作難殺趙朔于下宮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既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嬰與眞孤匿山中名曰武後晉侯聞韓厥之忠而求其後乃立武反其田邑如故及武冠成人程嬰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

趙氏之後今武旣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

笠翁曰程嬰杵臼二人之死皆以下報宣孟然杵臼之死死於趙孤未保之時以一身之存亡繫趙祀之絕續死有重於泰山者杵臼是也程嬰之死死於趙武成立之後欲全匹夫之諒遂爲溝瀆之經死有輕於鴻毛者程嬰是也然爲此論者皆世俗之恒情非英雄之遠見以予觀之程嬰之死於後猶杵臼之死於前死則功成否則事敗皆萬無可生之理也蓋道

孤之真偽。惟嬰與杵臼二人知之。杵臼既死。無可證者。晉侯雖從韓厥之言。斷言謚之感而立其後。嬰獨於一言之義。而感於一念之仁耳。能保事定之後。不有起而議之者乎。我於敵勢方張之日。既可謬託假孤為真。則人於趙宗既復之餘。何難其指真孤為假。若謂取他人之血脈。以冒其族之宗祧。竊則竊矣。其罪猶可言也。倘以俠義之高[illegible]懸為居奇之鄙行。則今日之程嬰。不幾為他日之首不蕫乎。萬一晉侯惑於人言。而下問罪之詔。則嬰欲不死。其可得乎。嬰死而

趙氏既立之孤其能晏然無慈乎與其死於癃瘵既集之後無寧死於流言未播之初且使晉國君臣交相謂曰嬰肯藉死以延趙綫之脈而始終不有其身宣孟之德足以感人也若此有不共保其子孫而使之相延於勿替乎此嬰當日之苦心從未經人剖出者也觀其對趙武之言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夫武既成人矣復故位矣乃復曰是以我事爲不成抑何自爲剌謬歟蓋明告之曰我不死汝之成敗尚未可知耳後

人不明斯意而動謂今之主戰議者為矯是不特求識古人之心亦且大辱古人之言矣

江北海評曰趙穿弑靈公趙盾亡不越境太史書盾弑君仲尼美其書法不隱則趙宗之滅已定于董史宣聖兩言矣及屠岸賈治靈公之賊殺趙朔晉之諸卿大夫亦罔有以妄殺罪賈者杵臼為朔客嬰為朔友謀存遺孤不過感趙氏私恩耳豈能與興討賊之師問弑君之逆者同日語哉景公疾卜人稱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烏知非受嬰請囑如曹豎侯獳故事況公因韓厥之衆脅諸將者將不得已歸獄於賈則賈之無罪明矣嬰與武攻賈滅之能保事定之後無如董太史其人者權是非酌功過而復誅嬰與武耶程嬰知之故以一死繫晉之人心使人敬嬰愛嬰自不忍深求于嬰因以不忍深求于武夫召公行南人不忍伐其甘棠況重然諾輕生死扶危定傾之義士其所鞠育之

孤而忍復滅之乎。以是言。立孤之難。誠哉。其難也。
笠翁從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二語。勸人負
有顯微闡幽之識

陳植三評。于兒時讀史。嘗以程嬰比之侯嬴。嬰不
死。無以謝杵臼。嬴不死。無以謝晉鄙。古人不重其
生也如此。今讀笠翁此論。遂覺嬴尚可生。嬰必不
可不死。又嘗要死。非特謝杵臼。所以立孤于不
敗。嬴死。非特謝晉鄙。亦所以救趙于必成。古人不
輕其死也。
又如此

論伍員復楚申包胥復楚

伍員與申包胥爲友。皆楚人也。員父奢兄尚。被楚
平王殺。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
我必復之。伍員既奔吳。道吳伐楚。既入郢。遂鞭不

王屍包胥乃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者七日秦乃爲之出師遂敗吳師楚昭王復國 ○先儒論者曰覆楚復楚之事蓋伍中二人遂成其志者也子胥之亡也過而別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則楚之將覆包胥與聞其謀者也與聞其謀而莫之禁所以成子胥之志也及包胥復楚而子胥亦莫之禁所以成包胥之志也此兩人者真天下奇男子哉

笠翁曰一國也覆之復之如反掌然兩人之能事則見矣其如君父之播遷生民之塗炭何究竟伍子胥申包胥所行之事均非報君爲國之良圖處友全交之正道

張祖能評楚國安危全係子胥包胥二人然則包胥苟欲存楚何不豫殺子胥則楚不必存而自存子胥果欲覆楚盍于入楚時先追包胥殺之則楚不覆而存覆二子善全友道願爲其難笠翁處友全交之說可爲千古定案然報君處友吾必以申包胥爲正

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

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瑤之賢于人者

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之辭于二簡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簡子于是立爲後論者以二事並列較其優劣。予謂論此事者不必遠搜奇

奥別探幽微只以二事之本文細玩一過便起無數峰巒令人應接不暇矣訓誡二字是趙氏保家之本五賢二字是智氏滅宗之源兩家之功罪不在子而在父兩家之得失不在立後之日而在正嗣未立之先以平日有教不教之分耳書訓誡于簡其能以義方勗子不待辨論而知之矣若智伯之繼而不教今于瑤之不仁處驗之反在其賢于人處知之何也智果口中多微詞其所謂賢者皆惡不肖之別名也首以美鬚長大為詞是內無可取而求諸外其寓貶于

褒也可知至于射御足力技藝非於巧文辨慧頻發
果敢諸能事蓋孔子所謂難行小慧勝世人所謂馳
馬試劍後生輩有一于此未有不喪其家者也但習
果于爲父之前不便深言其子之惡故先予以可喜
爲後來納諫地耳其如宣子之溺愛何故曰溺家之
功罪不在于而在父而家之得失不在立後之日而
在正嗣未立之先也若觝觸之于佰韓但有習惡之
分而無賢不肖之別入讒無偏愛齋之後歷三年而
誦之甚習又能出諸袖中與今子也以予觀之其必

有人教之使然非天性也訓誡之詞無幾固不難於誦習但出入必置懷袖而無片刻之遺此則有意於爲之事而非無心偶合之情苟一懷之平日而失于承問之一朝則奈何猶簡子有意嚮之而無廢長立幼之名故授其意于侍臣或師傅以爲躐進之階耳不然何于父死之後縗絰未除遂以銅斗擊殺伯魯之子而并其地豈訓誡之詞止宜佩服于生前而不當遵行于死後乎予故曰無恤之于伯魯但有智愚之分而無賢不肖之別蓋跡其事而原其心也

吳起殺妻求將

吳起以衞人仕于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妻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于魯侯。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文侯以爲將。笠翁曰。千古不近人情之事。未有如吳起殺妻與易牙烹子。樂羊食子之三事者也。其所以忍心害理而爲之者。不過欲取信于人耳。而人反疑之者何也。曰詐也。又有同其事而異其情。能使天下

陳天游評　快絕之論。令我如子美讀漢書。浮數大白。

萬世相信而不疑者。張巡之殺妾是也。誠也。疑與信之分。在誠與詐之間而已矣。胡以知其詐。曰起之去魯而歸魏也。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財而好色。夫旣已好色。則其在魯之殺妻。來必專爲求將。非憎婦貌之不揚。卽惑于侍妾之言。借此以除妒婦耳。吾未見貪財好色之人。肯爲建功立名。而殺一美婦。棄一賢妻者也。

商鞅徙木立信誘執公子卬

予嘗謂商鞅爲千古罪人。以其開天下幾刻之端。而

繫後世奸雄以狙詐不情之竅也。操莽董卓所行之事無一不取法于此。獨怪當時秦國之人不能救其後禍。豈有無故令人徙木而予以五十金之重賞。其遠不有存者乎。豈有如此多術之人不能規正太子于先。必欲使之犯法而刑其師傅以售吾恐嚇斯民之計者乎。至公子卬以同閈之人習聞其詐而以身試不測。又無術之尤者也。噫。以一國之愚而成一人之私。傳其流毒至今。誠為根蒂。有心天下者不能不為世道人心誅禍首也。

藺相如屈于廉頗

藺相如能完璧歸趙又能使秦王擊缶獨聞廉頗欲辱之輒引車避匿勇于萬乘之君而屈于一人之前英雄之不可測也如此然爲此不可測之事者聞亦有人如韓信縱橫于勍敵而推辱于少年是也然相如之受屈與韓信之受屈不可同年而語以韓信爲蓋世英雄少年爲市井亡賴勝之不足爲榮故屈之亦不足爲辱耳若令絳灌諸人以此加信信有授劍死鬪而已若廉頗之與相如則當世二丈夫也此辱

則彼榮。此榮則彼辱。況背引輩遊隨而受辱已衆人

之事哉。于此而能自拔出羣爲人之不亦爲名大哉

又不止于能自覺其先固難爲[illegible]一[illegible]善

地生不待煩之而翻覺始覺其[illegible]已今

善飯將軍。躍身無地矣。古上下皆失相如之能自

屈于獨白相如。非能自屈。乃深于屈人者也。

王孫賈趙括陳嬰王陵四母之賢

王孫賈趙括陳嬰王陵四母皆賢。然其所以爲賢者。

則分二種。括母嬰母善保其子之身。賈母陵母[illegible]識

其子之名。然猶[illegible]。不若婦人之恒情。成其名若男子之壯志。括母嬰母[illegible]貫。終成爲婦人。若賈母陵母者。則巾幗也而鬚眉。志母也而嚴父矣。

秦紀

縮高及安陵君信陵君之事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管縣名屬滎陽）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名高攻管。高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高而致之。不然。師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大府之憲曰。

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丁南湖曰縮高明于父子之義安陵君明于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予謂縮高全父子之倫安陵守君臣之義二事皆無媿矣若信陵之縞素避舍則有間焉未可鼎足于君臣父子朋友之

聞也名人之父以攻其子滅君之寵以利其城是常倫理綱常于不問矣安得復有悔過之心乎夫攻常不下而至欲名其父以爲餌其出于無可奈何也可卽今聞父死于義則守者愈堅欲以不義之師而克守義之城雖至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故借重義兵延爲名稿素避舍以爲旋師計耳其意蓋曰吾非攻之不下乃挫于仁而屈于義也嗚有挫于仁而屈于義者肯爲挈父攻子之事乎後世不察乎以知過能改使配食于安陵縞素之間亦可謂蒼素莫辨而齊方

于之本于岑樓矣。吾將謂之何哉。

編中引書張良博浪之擊與荊軻刺政之事一褒

一貶

子房之于荊聶。其報讐之迹雖同。而所報之讐與所

以報讐之故。則相去千里。雖欲强比而同之不可得

也。夫子房所報之讐。乃君父之讐也。五世相韓。則其

受韓之恩。可謂淵深而獄峙矣。一旦爲秦所滅。卽稍

知禮義者。皆有切齒之心。况良爲間出之英雄。寶貫

有報讐之具者乎。其擊秦也。旣非激于人言。又非迫

于時勢乃自性靈所發。如淵魚之奮躍草木之怒生。以他人視之則爲不得不然由子房視之實爲莫知其然而然也至于荆軻聶政所報者不但非君父之讐亦且非己之讐蓋見役于人而讐其所讐者也讐其所讐而又不問其可讐與否漫然一試而使身亡事僨是何異于盜入而不得其術卒爲所獲者乎書之曰盜猶曰幸焉蓋二人非智盜乃愚盜也且子房之擊秦非自擊之以力士擊之也大索十日而不得是何如之力士乎使力士而遇荆軻聶政必不屑與

之較短長矣然則力士之所不屑較者而以子房較之不幾辱子房而在天下之上乎其綱目之大判其詞使斃人之讐而徒貸其事者不得與報君父之讐而終能成其大志者比也

西漢紀

論高帝拜季布斬丁公

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布千金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于魯朱家朱家為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今上始得天下

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待間言于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及羽滅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

笠翁曰高帝生平之怨無所不報所幸而免者惟季

布蕭何一人而已然[illegible]論功之人則又當推[illegible]丁公[illegible]
對留侯作難苟容而可以[illegible]將相[illegible]樂大[illegible][illegible]
布游說則可北走胡南走越可見二人之不死而且
得封侯拜官者非由于高祖之誠然有所畏于之
也謂之知幾達務則可謂之[illegible]則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丁公一事乃英雄無能使然非有所道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此快事千古無幾即使季布不拜而與斬丁公亦不
失爲英雄之主況二事可以並稱者哉畧短而取長
即謂季布之拜官出于高帝之誠然也亦可

王望如評：彼漢高如淮陰之殺漂母則亡者，不必然後淮陰如淵。

王望如評布之辱漢高。非辱漢高也。爲其主也。不
丁公放漢高而不遂。非放漢高也。不爲其主也。不
爲其主。猶得謂之爲人臣乎。一辱
一斬。久已定於或辱或放之時矣。

論韓信賜漂母官少年

韓信封楚王。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爲
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
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笠翁曰。一事中亦有優劣。賜漂母易。官少年難。韓信
封楚王。富貴已極。其視千金。猶吾輩之視升斗。有
以賜路人。猶不足怪。況報德特活命之恩乎。吾獨怪

[illegible]

其遇漢王亦早耳前此爲齊王及拜大將軍何一非報恩時乃爲出納之吝而必待下楚以後何也漂母之不受亦必不由下此耳若信少年一事誠不可及但其告諸將之言又非本心乃英雄欺人語也彼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乎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夫無故辱人于胯下是辱壯士也辱壯士而殺之何謂無名其所以不殺者不過慮三尺法耳殺人抵命盛世且然況秦有苛法者乎留其身以有爲不肯死于殺人之法故忍而就之此恒人之情也信雖爲恒人歟請

之外而世王乎韓信此而不能丞相文場是菜物矣

而不道乃飾以他辭至于王楚之時殺此壹一人如滅幾希耳待以不死已見寬仁大德況從而官之豈非聖賢所行之事哉然而韓信英雄非聖賢也吾不敢以論聖賢者論之大約英雄成事與立功名皆由于小人之激挫妻不下機嫂不爲炊此蘇季子之少年也叱而辱之使出胯下此楚王信之妻與嫂也信之得有今日少年與有力焉由是觀之則少年之功豈出漂母下不殺而官之誠英雄之高見耳抑又有說焉丈夫得志必使有恩有怨之人目擊而歎服之

猶可以明其得意當貴而歸故鄉使讐家已死見之
易落則與友綈袍行相見使得報少年千古日則出
臣之高牙大纛叱咤縣官威風凡風而使之見其可
得乎留至今日而使之見以動其羞媿怨艾之心是
不殺之甚于殺也又從而寬之使刻刻俯弄下風求
一纖毫之地而不可得是又以惡裳爲斧鉞而什襲
代征誅者矣英雄之刻薄遂至是哉此報讐之人
良法不可不講以示人凡人以薄倖自期而[illegible]
少年爲儇者皆當覷怨爲恩留其人以自待可也

余濟心評。覽笠翁此論。則李廣殺霸陵尉。其與余生曰。韓信當少年。見信之巧。廣殺霸尉。是廣之負。總之。皆英雄也。英雄舉動。最忌雷同。

論項羽不渡烏江

漢兵追項羽至烏江。有亭長艤船以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歎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而西今無一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父老乎。遂自刎。

笠翁曰。羽之不渡烏江。疑爲亭長所執。夫人而知之矣。但其疑心之所自始。與所以不得不疑之故。尚未

余濟心評。此笠翁游戲之言。然點後來論

人道識乎諸以管見測之其疑心之所自於此矣于艤船有人其所以不得不疑之故則全在亭長二字漢兵追羽至烏江則烏江片土必非爲大不卷之地亭長何人能不避衆避兵而尚艤船以待且今其言以誘之乎雖曰非好言不信然至于亭長二字更屬千古疑團何也漢王非他其未起兵時亦泗上一亭長也安在艤船之人非其當日同事者乎爲得志之亭長所追復有一亭長艤船以待此而不疑其奸必其無心腸知識者而後可後漢白衣搖櫓之事耳

其左參乎此時自亭長而外必不另有一艤船之人欲渡不可不渡不能與其死于亭長之手而爲天下笑無寧死于自刎之爲烈乎此垂蹤不王江東之後也至其對亭長之言則欲與江東父老爲永訣之詞借亭長之口以代傳之耳

孫宇台評說及亭長二字精來有不經魄者獨怪千人萬人讀史從未有一人拈出而獨闡此妙論待我笠翁發之此事異之不可解者豈古今人盡皆瞶瞶一覩亭長二字不止一笠翁二目之中有眼瞳子以一牛射酒上亭長一牛射鳥江亭長故能並見兩在得之羣甚矣造物生才之遲而不使唐宋諸賢亦茂覩此妙論也

論漢定元功位次而張良陳平不與

漢定元功位次羣臣皆曰曹參功多宜第一鄂千秋獨以蕭何轉餉獨全關中爲萬世之功上乃以何爲第一參次之而張良亦以運籌受賞封萬戶侯而良平不與焉余嘗論漢封功臣其黜陟之辭曰非軍功不侯于是功臣又宜甚衆其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故參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參分于此良平皆後附故不得與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屬行陣所以讓酇侯居先

笠翁曰陳氏之論是矣但後云良平皆帷幄謀議不親行陣所以讓韓彭居先此語殊覺悖謬夫運籌帷幄此軍功所自始也不見功狗功人之議乎或先設盟誓之時草草定議未嘗計念及此殆底功之後又不便更易前言故良平有功而不得與然以公道論之究竟是一假事兩君没齒無怨言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汪北海評元功位次每有不愜人意者不獨漢高也雲臺不列伏波明初不王誠意其事頗與良平類倘亦英雄欺人故顛倒以示不測耶然而没齒無言宜笠翁之深服兩君矣

論漢高之興綱目特筆有四

綱目于高帝有四特筆。其一即位也。如秦王子嬰出降。項籍皆書討。其用楚王己書敘助。其即位也其四皇帝位大綱正矣。

笠翁曰。班彪作王命論。于漢高多溢美之詞。猶曰本朝之臣子不得不然也。朱子去漢千餘年。中歷數代。何所畏于漢朝。何所私于高帝。而亦爲此極口之贊揚。不留餘地之書法哉。總爲得天下以正耳。得天下以正。遂占却如許便宜。甚矣。漢高有幸而得生于秦

秦暴虐之時也

論漢高祖爲義帝發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同異

項羽密使英布弑義帝于江中沛公從新城三老之議爲義帝發喪合諸侯兵伐楚○荀彧謂曹操曰昔晉文納周襄而諸侯從漢高發義帝喪而天下歸因勸迎獻帝操遣曹洪西迎天子自將兵前洛陽

笠翁曰繼晉文而取天下者漢高也繼漢高而欺

一者曹操是也[illegible]無由[illegible]後主天下之民有詞

晉納襄王。哭義帝。迎獻帝。所謂欺之以其方。欺當世之心。皆為所欺。而後之覺也。然以後世之人觀之。則假借儀發喪。不過漢贊假仁而已。何關其得失之足論哉。

汪北海評。世每多漢高之發喪。而不重魏武之歎天子。笠翁大聲喝言之曰欺。漢高是欺也。何也。漢高之發喪。從三老董公之言也。有不共戴天之讎。俟人懲惡而後報者乎。且董公之言。且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服則發喪非為義帝。進欲屈服西楚也。其欲屈服西楚也。欲取天下也。欲取天下之心。是即魏武之心也。故笠翁大聲喝等之曰欺。誠哉。是歎也。

笠翁曰忠臣義士做得到頭便是忠臣義士做不到頭便是亂臣賊子猶看傳奇者只看完了一二折未有生旦其始而淨丑其終者也莫奇與魏武者是言其人故不敢判其謂以其作事有別而此一事實余謂也

論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

漢王從蕭何言設壇拜信爲將信曰項王喑噁叱咤可廢千人然不任賢匹夫之勇耳接人多呴呴每各賜賞婦人之仁耳王誠反其道三秦可傳檄定也○劉備三顧草廬始得見亮亮曰曹操擁百

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權據江東國險民附可爲援而不可圖荊州地形四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而其主皆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若跨有荊益修政觀變則可圖矣○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王朴獻策言中國之失吳蜀幽幷皆由失道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唐與吾接境其勢易擾也避實擊虛避強擊弱則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巴蜀可傳檄而定燕地望

屬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且為後圖俟天下既平伺間一舉可擒也○黃岡山曰古今論兵者甚衆然卒之無言不酬者惟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

笠翁曰賢人君子之道與英雄豪傑之事判然不同其歸于名實相副則一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賢人君子之道也先言其所能行而後以實踐之英雄豪傑之事也韓信諸葛亮王朴三人是能以英雄豪傑之事而合賢人君子之道者也天下大事一毫未入

其手而能言之鑿鑿說成說敗若數家珍旁觀者之笑爲誇即詡爲誕矣及至大事入手遂件件做去無一不與所言吻合若遺此話不說在先焉知今日之成功非以偶然徼倖而得之者乎偶然徼倖四字英雄豪傑之所耻也故必欲斷之于初其必欲斷之于初似與賢人君子相反及其功成名立使天下後世皆信其非誇非誕則與賢人君子無異矣後世論人者何必定執賢人君子之道而爲徼倖成功者留一藏拙之地哉

余澹心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可至用古

論韓信兵法

信出背水陣勝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未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置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笠翁曰。兵無常形。全在因時制宜。而不為人所測。若執定古法。有單[illegible]其斷難移易。則孫臏減竈之後人

兵法故田單火牛一用之而勝後人亦用之而敗也

人只該減竈處誘增竈之後人人又只該增竈矣豈談兵之書只我固有之而敵人竟未之見邪韓信用兵之妙全在善讀陰符而不爲陰符所縛故能出奇取勝以予觀之其對諸將之言還是論其淺而未及其深也

又曰未得拊循士大夫一語是韓信之謙詞以對諸將而言也觀士大夫三字可見若泥定此語爲實則凡未經拊循之人皆可驅而之死地矣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必此言也

王至如韓淮陰用兵與汾陽相反汾陽正勝奇淮陰奇勝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原不等於奕之譜則之的字盡之藝本也未嘗循循士大夫二節不獨善將兵即謂之善將將亦可

論班彪稱高帝寬明仁恕知人善任

班彪王命論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先儒論曰帝以其戛羹不封伯兄之子太上皇以為言乃封其侄戛羹侯明著其母戛羹之嗇寬厚者乃如是乎○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發兵擊之不虞其詐○

被圍于白登其勳安在乎韓彭開國元勳而信詭言偽遊擒雲夢誅彭越夷其三族醢越以賜諸侯仁者乃如是乎其于緝理邊事以韓王信守太原而信反寵幸陳豨使監趙而豨反以盧綰爲故舊俾王燕而綰反其知人善任使俱安在乎彪漢臣時粧飾此言後人不究其實謬爲贊美所謂欺人觀場也歟

笠翁曰以予論漢高知人善任則有之竟明仁恕則未也自起兵以來所用皆當世豪傑又任之各當其

才至于信豨綰三人之反出之意外周公聖人不能料管蔡之將叛而使之况其他乎獨是以天子而豐匹夫屑屑以報怨為事反出韓信官少年之下其容人之量可知矣彭信越皆元勳也雖各有罪亦可皆原未必盡在不宥之列且殺之可矣族可夷乎醢可弗賜乎曾覺明仁恕者誅戮有功之臣而且不留餘地乎班彪多溢美之詞總為高祖飾天下以正故取大美而略小疵不覺其言之過甚耳此歷代史臣皆然不獨彪為漢臣爲有所私之論也

況北為詐得天下以計取不忍美之之況北從在[illegible]
為漢臣受得不忍亂者之士[illegible]矣。其正則人亦在從
臣漢則在也然亦不論人豈乎在豈[illegible]
斷班論吾知吾論周在先當之論論漢高祭矣

論周勃左袒之問

呂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太尉周勃不得[illegible]
與祿善說祿以兵屬太尉勃入軍門令[illegible]氏
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illegible]
諸呂斬之先儒論周勃左袒之問為非有[illegible]
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程子謂當是
時直當論以大義率而用之況太尉已得北軍主

上斷淡語識高卓見於片言中翻然知太之先算是獲筋決攻之鍵（？）基時攻旦上下一身光如燭者亦人而已

卒惟楷將是聽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笠翁曰以予觀之此必太尉與諸將定計于先約以左袒爲號故於臨時發令以齊士卒之心耳豈有爲此驚天動地之事胸中一無所主而漫然以此語嘗試者乎古人已死隨後人貶駁而孰能辨要當有以服其心凡吾所言皆求所以服其心也苟其所以必爲此語而[illegible]皆[illegible]而用之若欲使[illegible]朝之人知其出於一念之忠非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之不約而同者亦是爲忠憤所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筆妙來大為周將軍吐氣翻盡從來成案子瞻
諸呂無能為日醉生為播于交歡事已定歸借子
瞻論焚冷目使其牛存必驚其氏
豈豪傑部令乍智用絳侯下哉

論陳平不對獄錢穀之問

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
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慚愧
汗出浹背上問左丞相陳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
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

得任其職焉帝稱善絳侯勃封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尊爲丞相

笠翁曰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其事與周勃同情總由平日未嘗經理卒然問及不能即舉其數但平有飾非之智勃無口給之能故覺彼善於此撿過一時之耳目非勃才果出平下當以相任獨歸之也大庶吏董天下之事宰相總庶吏之成文帝問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不聞節目而問大綱正所謂總其成也第面舉之不過而[illegible][illegible]有何難對[illegible]

不屑對之者哉若[illegible]設問錢穀出入幾何彼其條分而縷斷[illegible]究所之事誠非宰相所宜知今以總目叩大臣僭之說鎖鑰千家督訪繩墨于工師未有不瞠目[illegible]者豈得曰大匠恥親繩墨之事况綱不在鐵鑰之繁若其問諸若遣乎措辭何也死備顧問者無人設此時猶居相位而躬承是問吾知其必能應對如流不爽毫髮何以知之因其西入咸陽時早已收藏圖籍留心經世之務不似諸君爭取財物置天下大計于不問至此時

諾而落然也高帝臨終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吾于不對決獄錢穀一事驗高帝有知人之明平之功辨飾非若出至理此其智有餘也勃兩謝不知汗流浹背此外不復置措一詞又復旋歸相印此其厚重少文處也智有餘而難獨任者慮人其不辨真偽墮其術中正須一厚重少文者法之爲大方補救之勢且文帝不察辛爲所欺不可謂非辛明之一累也嗚後世論此者皆謂陳平能識大體可謂相臣之法是千古讀

書之人讀[illegible]則不[illegible]漢文

帝而已哉

管翁又曰陳平不對一夾錢穀之問論者皆謂能持

大體所謂能持大體者以大臣不當親細務也若是

則文帝之問為失言後世之人皆當舉[illegible]之矣

何也宰相尊于百僚天子又復尊于宰相以宰相

所對之事而為天子者屑屑焉問之不幾降帝王之

尊而下同百執事乎開于萬世堂高簾遠之門

下情不能上達者必此言也予謂文帝此問為[illegible]

數百年氣運所關國祚之久長生民之樂育海內之殷富無一不基于此人但未之察耳問其獄皆重民命也問錢穀出入者惜民力也文帝賦性慈祥立心恭儉當沖齡嗣位之日即有此問蓋慮有司用刑之濫以致失入者多國家費用之繁以致聚斂者衆故欲悉知其數以戒不祥之刑省無益之費耳他日除肉刑除收孥連坐之法惜百金之費而罷作露臺[illegible]賜田租之半又盡除之皆由此一念推之也為[illegible][illegible]者正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其獄之問而獨之者[illegible]

[illegible]出入之[illegible]而物之薄稅斂崇[illegible]致君澤民者。一大機會哉。而乃以誇誕之論掩其深界之遇幸。文帝天資克賢若草木之怒生。不爲外物所阻。始終得遂其仁心。篤一志于陳平之言。謂此等務宰相不肯道。而我道之乎。從此好大喜功。興禮樂。遷則今日之文帝。且爲他日之武帝矣。三代成康之化。何由復見于文景之世哉。甚矣姦險受命之人。止可與之平禍亂。不可與之定太平也。

吉順也。評陳平不對央徵錢穀之數。而吉不問鬭死。而問牛喘。人皆以爲得體。吉嘗因名問。能具對

寇所入都吏見謂憂懸思職而御史大夫璲不能詳知以得議蘋竊謂吉此事可與平勃反照吉當道遇羣鬭自不應侵官乎承人主之清問豈可禦人口給笠翁此論是今備逆衡首且原惜議而誅巧爲大有裨于世箴然吉不問羣鬭則是其問牛喘終類迂濶吾輩不可爲古人諱過

江北蔣評出進生平所爲殊不俠人意居家益嫂始事高帝即交諸將金至于六出奇計非平之殊熟適足以張其醜耳躡足附耳能令漢王封信亦能一令漢王殺信又能令漢王疑諸將皆信而殺信著將一如殺信至怨草間金遣閼氏更節穢不足道矣史又稱六計俱在焉已下其事秘不傳夫以天子親總六師誅叛討亂其區畫之計何事不可對人言乃爲從臣所[illegible]敢速而圖乘所不敢載此其傷威損重又負恕[illegible]今不對決獄錢穀又爲笠翁觀破則罵牛☐☐人止善分肉而已矣

論袁盎卻坐

袁盎傳評
以盎以數
直諫不得
久居中出
為隴西尉
後卒以言
死。雖播着
極寫處猶

文帝所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郎
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
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
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笠翁曰。袁盎卻席一事。千古人臣快舉。後世讀史者
至此。驚若聞其叱咤之聲。睹其正色之狀。其所恃以
無恐者。全在末後一語。人彘之禍。近在目前。有不聞
而骨竦者乎。惟其理直。故氣壯耳。由此觀之。人臣

何愛喉之思其爛舌不著從取厭倦者又當何如

君而有觸觜之狀，觳觫之形者，畢竟所持之義理，尚有幾分信不過處。有袁盎郤席之義理，不怕沒有袁盎郤席之神情之詞色；有袁盎郤席之神情之詞色，不怕君上不改容謝之。人以諫君之事比之批龍鱗、蹈虎尾，言其險也。予謂批鱗蹈尾，亦自有法，非批着其極癢處，即蹈着其極痛處。批着極癢處，則喜而不怒；蹈着極痛處，則畏而不敢怒也。

笠翁又曰：人謂文帝之諫臣，當以盎為第一。予曰：盎非文帝之諫臣，乃文帝之功臣也。人銳一語，寒文帝

溺愛之心奪愼夫人情寵之魄亦可以消呂后宿怨之萌終其世無鬧鬥之患者袁盎一言之力也使高帝寵戚夫人時平勃諸人稍能正以義理怵以利害則高帝知呂后之難制必不難蒲易嗣之心而啓他日無窮之禍矣以此相形則知袁盎之功當在平勃諸人之上以平勃諸人乃焦頭爛額之客而盎爲曲突徙薪之人也

張秋絡評樊噲諫高祖曰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袁盎諫文帝曰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此固一[illegible]語二事爲人帝所親見故其言皆入若泛[illegible]言[illegible]聞之有白晝欲寐者矣笠翁論諫當以[illegible]之體

義爲主原就目前利害
說勿認作宋儒道學語

論賈山至言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上嘉納自是凡遇上書即止輦受之先儒謂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喻甚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陳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但其末復開般遊一路則非所謂陳善閉邪矣此所以不得爲醇儒

觀誠之諸[illegible]亦復近是[illegible]

笠翁曰言上長直言極諫當前上書[illegible]出大直諫必務其至極而借茶爲喻非果有徵[illegible]腹之人心乃認題太真真此亦二字讚之[illegible]宴遊一路亦非無意蓋恐前幅盡過於[illegible]文帝棄而不錄故於末幅極力挽回令人[illegible]此後世取功名之秘訣不意漢文之時已先有行之者矣雖然此非正論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illegible]謂前人戲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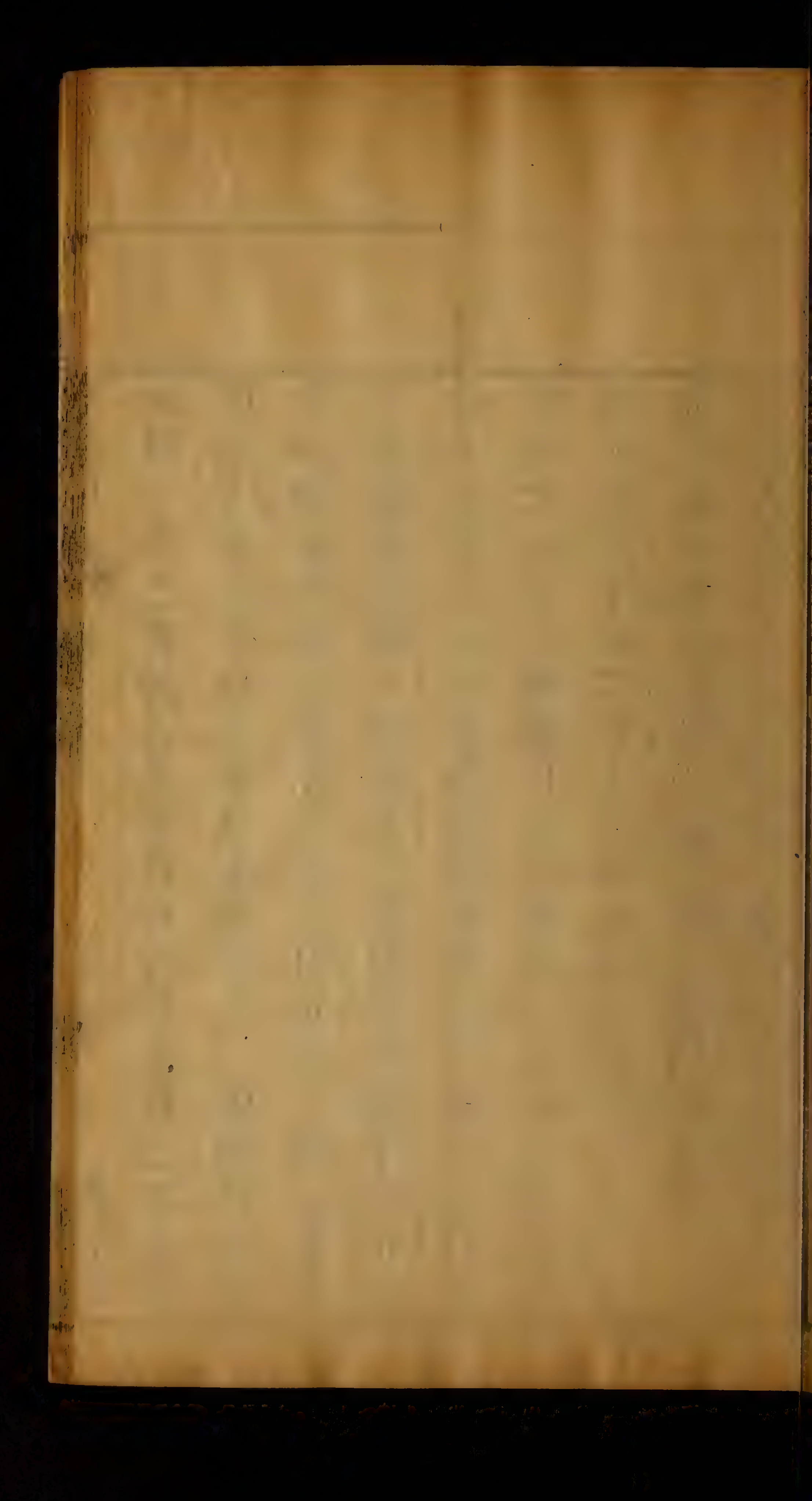
論文帝勞軍細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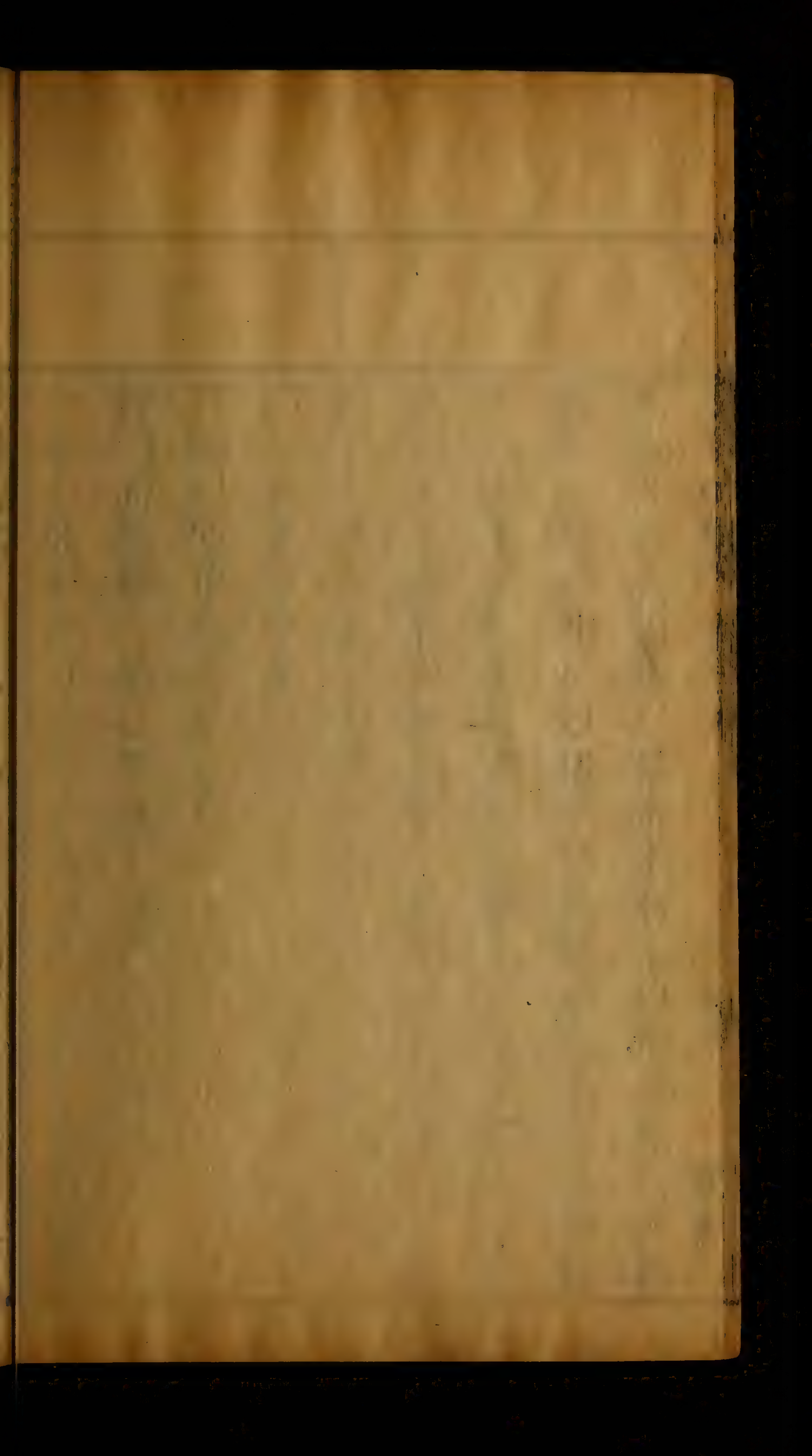
匈奴入寇帝自勞軍。○以劉禮將兵次霸上徐厲將兵次棘門周亞夫將兵次細柳帝至霸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

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

管翁曰史載細柳勞軍一事非美亞夫威令之嚴蓋為文帝量宏識別能容他人之所不能容取凡士之所必不取也後世不察以贊君之事而歸美于臣可為後世行兵之法動謂將在軍中君命亦可不受古之人有行之者亞夫是也噫謬矣予謂亞夫所行實取死之道其幸而不死者以所事得其人也使易孝

文為前之高祖後之景帝未有不以形迹相疑非縛而載之後卽皇以他事召詣廷尉必不當此鞅鞅者為人主臣矣夫所謂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以天子遠在京師眞僞一時莫辨故不必其詔之果出于天子否也豈有乘輿既至咫尺天顏而不受其詔令者乎軍中多設間諜所以偵邏逆之事而謂于將帥以便預為計也豈有天子自出勞軍已過霸上棘門而絕無一騎往探既至壁門猶不知為天子而令軍士被甲銳刃彀弩持滿以待之者乎幸而驟撼





壁門者爲天子之入直得驅一敵騎將軍能禁其入其
能以被甲徒刃殺從者滿之軍士論以將令使不得
擁入壁門乎所謂軍士不得馳驅若爲武士言之也
天子勞軍不同敵獵自能按轡徐行又何必言其
令乎介胄之士不拜禮也然既見天子執兵欲何爲
乎事專非張無一非殺身之道其不見戮于文帝者
幸也然而文帝之在當日實能諒其軍令之嚴而責其
傾謀之疎則功過不掩而使後世武臣知所取法今
何猶一時之喜悅而失千百世君臣嚴陛之防豈非

也哉昔高祖至修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又馳入韓信壁而奪之軍使信耳盡如亞夫爲身計者則得矣其如高帝之失算何哉然不能如文帝之無他也吾謂將帥之于天子須天子有令欲自觀軍容不拘常禮始可以亞夫待文帝之法待之如其不然則當以霸上棘門爲正而不當取法于細柳細柳之事古今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蹤其轍者未有不自斃其身而爲前人所愚者也

笠翁又曰此必亞夫有意爲之或因帝入劉徐二壁

人主聞政不盡歸與多疎微有誚讓之意故于此藉示威嚴欲為剪于赦門之失耳果由于此猶不失為有君長法度者有有心之罪而反勝于無心者此類是也更有賞之將罰因稱得體然不知尊之道以驕之驕之適以害之正是夫不達時變而謂後代人君盡如文帝可以細柳勞軍之法待之見其常體遇者[illegible][illegible]有鞅鞅之色此下獄殺身之禍所由來也使文帝在當日稍示駕馭之方使知人君之喜怒不可測則彼日察言觀色必知所以自處矣豈至賜食不設

詳審猶未能見機而作不至殺身仁宗而不已邪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而欲厚待其臣者亦當討其後來爲之稍留餘地可耳

讀史至三許孫武殺吳王寵姬穰苴斬景公寵臣皆借士卒以行其威令術也其法遣壯夫斬羣亦是效[illegible]此然其法既嚴翁方破其術而舉天下以譏爲千百世武臣說法勸懲不遂鄉此亦無爲盡可藏之歎

論李廣程不識將兵

漢武帝時李廣行軍無部伍行陳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士卒多樂從廣

而苦於不識

箕谷曰唐郭子儀以寬治軍李光弼以嚴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可見軍無常法士有恒情然得士卒間宜尚寬而行兵發令則非嚴不可能以李廣郭子儀之法行于偃旗息鼓之日以程不識李光弼之法行于裹糧秣馬之時則寬嚴兩得之矣然寬之易而行之甚難不若取法于嚴之爲得也

論汲黯不拜大將軍

衛青既拜大將軍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

言順也評任賢勿貳術亦以此成難性者其難之矣用人匪難亦因人轉黯武帝懺括自奸匪竟是英主所以後來托孤得人

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不拜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

篁翁曰汲黯不拜衛青爲千古儒臣培養氣節誠快舉也然此事之難不在黯不拜青而在青不定責其拜且愈賢之此武人僅見之事其賢加黯一等不特可以媲美西京也青之爲此非止于禮賢下士以示識量之宏蓋欲隱諷朝廷使知羣臣之可敬者無由黯下大將軍無所用之尚能加以異數況天子躬受

衛鞅迅曰不因公叔之言用鞅亦不因公叔之言殺鞅絕無痛癢且奈之何

其益而視為股肱心膂者乎觀其數請間國家朝廷所疑則此段忠愛國之心不能自明矣有觀過日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而獨于汲黯一人不冠不見則其以身先之之效又不表而自見矣予嘗謂武帝非真能重黯黯因人之重而重之者也莊助言其賢之不求應之不其遂謂常請將而以禮稷臣相許淮南王反憚汲黯延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未幾即日召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矣蹤是觀之其不冠不見由于大將軍也明

矣能因人之重而重之者亦能因人之輕而輕之此淮陽之遣公孫弘不勞餘力而能使帝出諸千里之外也

張秋絡評以身重士而使人主重之是薦賢苦心亦是薦賢妙法且所以尊主權避黨患也衛沛鄉而後惟郭汾陽得此意乃為笠翁覩破快絕千古吏謂青不能有所薦達者淺之乎視青矣夫世作用妙在薦人而使人終身不自知其人既不自知吏官又烏得而知之無怪乎有不能薦達之日也

汪化海評滕有以不屑為善者叔向之不謝樂王鮒王太尉之長帶司馬踏節之不折腰向鄉里小兒是也滕有以能屈為善名張子房之進履圯橋黃石公之惎首蔡護用節度之迷驂郭令公是也滕又有以志屈為醜者孔光之之道蕭蕭賢叢質王商之路惜宋禁祇許及之之法訴韓侂胄是

也。因竹公論長明而並及之。以俟用賢者之自擇云。

論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宣帝以蕭望之爲

平原太守

初汲黯之出守也。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不早言。與之俱受戮矣。息畏湯不言。及湯敗。上抵息罪。復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宣帝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

[illegible]

則不知避所謂愛其末而忘其本也上乃徵入守

少府○

笠翁曰以諫臣外補兩君之失相同至于宣帝能名

而武帝不能名則似彼善于此矣然名之不能夫用

使守少府少府掌稅之官也此豈諫官宜居之位哉

且原其名還之意以覽望之之疏有愛其末而忘其

本一語故悔悟而名之也然則望之之所謂本者謂

區區錢穀之謂歟與其收山澤陂池之稅而不能言

其所欲爲又不若爲入其社稷之主而得行其所欲

奇才原委被笠翁觀破

言矣故任之難任之而不能用不如不任之爲愈也

論東方朔諫內董偃置酒宣室

上嘗置酒竇太主家館陶公主武帝之姑也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即東方朔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

吉順也評
是情蒂衙
董偃凜凜
有生氣而
孔光依附
董賢其狀

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笠翁曰人謂朔以滑稽名世吾謂滑稽者推董偃伸沒照子謂東方朔立朝風采不在汲直下史氏不察乃以滑稽輕之與偃盡諸人並觀冤哉其數董偃之罪不令入宣室

混戲譏詰稽誰大傳加史能悉著其寔却不正其名或寓微意歎非史法也得望翁快筆發揚之太初行實何以過此

若非愛景帝之正恩愛武帝之後宮也非怪其私作公主怪其因公主而出入禁闥將有不忍泄其事不勝書之事也偃之私于公主武帝豈不知之知之而故令侍飲使姦夫淫婦並坐于前觀覽之恥其親黜籌洗兒之穢習相去寧有幾乎使于此時不加懲譴則由宣室而內宮由內宮而闕闈錯雜一非其所至之處能保漢之武帝不爲唐之中葉元宗乎此朝廷榮辱之大關宗社安危之至計也蠲姬絕古而期以一人爭之爭之而卒能使其不入饋遺由是日甚比

之一正君而國定者何多讓焉諸儒蠭起上林苑及述孝文恭儉以諷諭修至死猶覬上無信讒言由是觀之朔乃一代之諍臣其品行不在汲黯下可知矣至其上書之始用三千奏牘兩人共持舉始勝其任武帝讀之二月始盡乃拜爲郎建章宮中出異獸帝問羣臣習事通經術者皆莫能知名詔問之始朔爲騶牙當有遠方歸義之驗其後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由是觀之朔又一代之通儒其學術不在董仲舒下可知矣乃上之不得高儕于董汲郎等而下之

亦不獲與將軍[illegible]司馬[illegible]好讀並存[illegible]
名曰滑稽傳于[illegible]俳優之後吾不知朔[illegible][illegible]
竟而遂進其[illegible]此也豈非千古不決之疑[illegible]
雖然有強項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吏即當有正色不撓之滑稽
比例而推之則人[illegible]其不可易矣且以太史公論
定之人孰敢移易[illegible]久矣雖[illegible]間猶且因之而李
子何人欲翻其案[illegible]亦多見其不知量耳

陳龍川有言以[illegible]為刻諫名臣可謂有識[illegible]等公論
不若笠翁此論直以諷諫予之又進一層
予謂笠翁諸論[illegible][illegible]陵[illegible]其快而無其[illegible]
陵有其傷而無其痛或當以予為知言

論周勃霍光優劣

漢高帝病篤語呂后曰相國死誰參可代王陵少戇陳平可佐之平雖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帝崩呂后聽陵說朝政在掌握歸諸呂及后崩諸呂欲為亂酈寄說呂祿以兵屬勃勃下左袒之令舉北軍盡斬諸呂迎代王即皇帝位武帝欲立其子弗陵弗陵幼嗇思霍光可任大事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光光謂為帝諭以圖之意使光幼主帝崩光輔幼主

想聞其亂[illegible]光本太后[illegible]邑王嗣位，淫縱無度，光憂之，以問田延年。延年勸光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問古嘗有此事否。延年引伊尹廢太甲事以對。光乃白后，后召王，廢其璽組，送至昌邑。迎立宣帝。宣帝即位後，光夫人謀立其女為后，會許后有娠，使女醫淳于衍投毒死。光知大驚，終不忍舉發，衍案亦寢。及光薨，上聞霍氏毒殺許后，乃收誅霍氏，諸有逆謀者，上族之。先儒謂霍光不學無術，謂不能察昌邑之為人，卒然立之。

致後有廢立之事責其無知人之明也。

笠翁曰周勃霍光二人皆漢之功臣亦皆漢之罪人也。觀高帝安劉必勃一語及武帝畫周公負成王圖賜光皆是以國士遇其臣矣而勃光二人不能以國士報其君勃懲信越韓信彭越之死一味阿意取容使王陵之諫不行漢室幾遷于諸呂左袒一舉雖能晚蓋其愆然皆屬之天意非人力也。假則漢社存亡之關係于呂祿之兵權解與不解祿從酈寄之說輒以兵權屬勃此千古以來最不可解之事也諸呂之存亡

案老好許從使勃而意取絳究無執道夫非光雖仍尹之管而謂伊尹之功遺周公之遺不能行周公之事滅及三族國安而家危殺之周勃滅呂扶漢久能自全其役

亦係于宣帝之[illegible]人稱于昔日則其心而一

且解以殺人[illegible]不可使鄰省之說亦非上

陵之議不行[illegible]無一人不有其罪其間

勃雖有安劉之功而不足以贖危劉之罪哉先儒之論

霍光皆惜其不學無術于霍光雖不學猶能用人之

學如聽田延年論伊尹事廢賀立宣是也獨是縱

妻毒后欲貴其女而不發其奸此所謂大關節目

于良知良能不待學而知其爲非者也奈何含其不

待學之大端而責以未嘗學之小過哉春秋不討賊

即謂之弒。所謂不討者。猶為他人而言也。苟有亂臣賊子。伏于牀笫衽席之間。出于驂毛離裏之輩。聽其肆逆而莫之禁。猶得班于人臣之列哉。雖有擁昭立宣之功。不足以蓋弒后欺君之罪。吾故曰二人皆漢之功臣。亦皆漢之罪人也。

廣霞君評。余嘗謂霍光之心。與曹操無異。廢立之事。自光作俑。有司徵劉賀之輩。皆以光為日實若霍顯使淳于衍毒弒許后。光知之。佯為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豫。此與曹操之朝殺伏后。有何分別。人臣無辯。光豈所稱社稷臣。實光真莽操之流。非絳灌之比也。讀笠翁此論。實獲我心。狂呼欲絕。

論李廣戮尉

帝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
擊匈奴李廣從衞青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
塞。青欲令廣軍并於右將軍食其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與匈
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單于。青陰受上誡
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不聽。廣不謝而行。
發輕騎夜進。單于遁走。不得。廣軍失道後期。
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廣年六十餘矣。
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

笑翁曰。武帝陰誡衛青。謂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

[illegible]

廣果以失道後期不得對簿而自剄豈非成敗有命而武帝數奇之言爲不謬乎曰不然廣之死非死于數乃死于武帝誠耆之一言蓋君相有造命之權數奇二字不當出于帝王之口也即使廣數果奇而爲天子者能以優詔獎之威權授之不麾造化之權在爲我奪奈何以兵凶戰危之事未經發輙先以數奇二字奪英雄之氣而致將士之心乎且既知數奇則不當使之遠從征伐使之遠從征伐又誡曰毋令當單于將欲其束手待斃于鋒鏑之下乎抑冀其僥倖

古……文人之不……可少也

成功于呼吸之間乎使果斬單于以得數則亦何遽一日而
知其數奇成功也則廣之數奇爲不奇矣肯數奇乎
于今其又不復得當單于之詔及其失道後期
之蘇府對簿者蓋始終爲數奇言謂以百千中既無
其不驗又憶其果驗止恨百中之一不能一人必欲死之
而後快也廣之命其能日夕延乎然猶幸其不死于
單于不死于刀筆吏而死于自頸猶未失爲豪雄本色
是廣之數奇未盡奇郎謂武帝之言爲不驗也不可
管翁又曰前人皆以不侯歎李廣之數奇以予

之。羞。武帝謬執數奇之見。謂此薄命。漢不足當吾封賞耳。不然。豈廣歲行塞外。能得飛將軍之號于匈奴。不能得封侯之賞于本國乎。若是則天子侍人于用。皆當令術士推其五行。可則予之。否則奪之。而方術勳猷皆可置之不論矣。後世之帝王。亦有謂薄命之人不可與其功名。必相其應格。有符而後用之者。然擇而後用。非用而後擇。擇將用此法者。猶愈其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劉下于此。愚乎甚矣。武帝之言不可爲訓于後世也。

論宣帝置廷尉平而鄭昌勸定律令

宣帝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

甚傷之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

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

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

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

權而為亂首矣

[illegible]

笠翁曰立一法即生一弊法者弊之所從始也宣帝

置廷尉平意在慎獄鄭昌曰政衰聽怠則將招權而

為議首此條言也不特明于理而邃于務亦且有源
有委切中病根何也高祖入關之始已約法三章
及漢法已定于此矣法定之後非有大善無以更
但宜慎其出入使無枉無縱而已乃至天下既定又
令蕭何作律九章變三為九是律民之法已
前矣小民尚堪其命乎此無端變法之過非文
明之主不事更張止除收孥連坐之法此
定律令之由也使廷尉平而設則文帝
不設廷尉平而止除收孥連坐之法則

宜擴寬其意取當除未除者而删定之不合則法之法皆可知矣嚮蕭何立法之條而祖文帝者[illegible]故為之折衷之人貴漢律者不得偉美其中而不求其精意之所在也

論龔遂治渤海

上以渤海多盜命遂鎮之遂曰民困饑寒故弄兵于潢池耳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乃單車至府悉罷捕盜令但以執田器爲良民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盜悉解

笠翁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而可緩此千古來第一句話非龔渤海不能言之予謂此法不止于治亂民凡遇倉皇急遽之事皆當以此法鎮之非不欲急急之適足以壞之耳裴晉公失印亦用此法天下之事詎有急于失印者乎然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凡急事之當緩可槩見矣然遇天下緩事又當急急治此即兵家虛實之法惟善悟者始能以側推之

余深心許急事當緩緩事當急八字妙訣守而勿失謝安不閒棋賭墅以破符堅此急事當緩也桓

人反旗息鼓以除
延此綏事當[illegible]也

論汲長孺矯制開倉粟馮奉世矯制發兵

漢武帝時河內失火上使汲黯視之黯復命曰家人失火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持節發倉以賑貧民伏矯制之罪上益賢之

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會莎車王弟呼立爲王叛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上善之先儒曰汲長

孺矯制開倉而綱目恕之重民命也馮奉世矯制破莎車而綱目罪之抑邊功也

笠翁曰岳武穆遺恨千古又在不肯矯制未必非鑒馮奉世之失也予謂奉世之失失在持節送客原無兵權而忽以修文者變為講武與盜弄潢池之兵者何異故綱目罪之若曰止抑邊功則闢後世見義不為之漸矣

笠翁又曰奉世之邀功原有可抑處以其藉封域之外而又未嘗謀動干戈以入寇也大凡矯制之事須

出于萬不得已師以[illegible]亦何傷于中國而救危此勉強出頭之事哉若夫門庭之寇其勢過于求大以我之作議繫天下之安危宗社之得失者又當用論自不得以經而滅權引常而倒變矣使治武穆之在當年但知後者稱之可師不知萬世之可鑒矣其破莎車者多□破金吾知綱目斷不罪之何也朱子學孔孟者也閉戶于鄉鄰之鬭而纓冠于同室之爭孟氏嘗言之矣未聞嫂溺不救必待告于父母謀之師傳而後以手援之也然武穆之不肯矯制亦非

鑒季世之失知其功之必不成耳秦檜能爲班師之詔獨不能爲聞罪之詔乎設又以金牌十二調他鎮之勁兵以問我爲制不臣之罪則將何以應之吾知金人未滅而滅金人者終有不能不滅之勢矣與其爲不必有之忠臣反不若爲莫須有之奸臣猶可以見諒于後世耳善哉即爲書生之言反爲千古不易之定論也

黄石公評春秋之[illegible]逆事然出境則便宜可行鷹之先賑獲告[illegible]乃朝綱目恕之[illegible]重民命誠至論也[illegible]之用兵勦發良家子胡兵重武事則必輕用其[illegible]人然甚卑遊殺漢使罪有

黃于張文康居後矣。[illegible]使[illegible]事功有加于陳湯[illegible]
壽考亭豈不藉劉向谷永[illegible]欲之訟言則明[illegible]
邊功亦所以重民命[illegible]
以立于蕭世人臣之[illegible]

論漢宣在位十二年[illegible]之功考文即位

歷三時始修代來之功

初文帝爲代王。諸呂亂。[illegible]大臣迎之。即位[illegible]
昌勒之乃行。後歷三時。乃修代來功[illegible]
霍光既白太后廢昌邑王。乃奉迎[illegible]
立之。是爲宣帝。初病已生數月[illegible]在獄[illegible]
吉哀其無辜。亂養之。或[illegible]獄中有[illegible]

之病已賴吉以全上既立丙吉絕口不及前事會宮婢自陳阿保之功因及吉上乃問吉吉終不言上大賢之始賞保護功封吉等爲列侯

笑翁曰孝文之立太尉諸人實始其謀宋昌從旁勸駕不過一決疑辨惑之人耳歷三時而受封人以爲遲吾尚以爲早也至于孝宣之繫獄丙吉令擇謹厚女徒乳養則其幼穉無識可知吉雖有閉門拒使不肯盡殺之功彼烏得而知之及其長也霍氏一門專功于外光女爭寵于內若毒后謀立之不暇尚有人

以保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議丙者哉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後始
有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宜加之封賞旌[illegible][illegible]十二年矣
一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待以時日久遠之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論哉雖然歷十二年之久封賞未及而能絕口不道
前愆可謂純臣也已可謂孝[illegible]宜有心哉之亦[illegible][illegible]
可。

汪北溟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勸駕文帝之[illegible]鄭也鄭之有道
其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而以[illegible][illegible]之名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也丙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宣帝之所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及是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大德[illegible]
三時[illegible]以為[illegible][illegible]十二年稱
日二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見之

王都哉評
笠翁天性

論張安世辭祿

宣帝時張安世以父子封侯權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與通。先儒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可謂漢之賢臣矣。

笠翁曰。安世所行者。皆人臣分內事。而史之所載人

篇證故其一氣一詠皆寄托爲深此等論高可流見一班讀者莫勿作聖人不可大益不止解也

之所述者君以奇能異行自之可登也其非以爲則歸君主則歸己者衆而萬覽及此者爲萬世其英思臣孝子之名得以傳于天下者皆由世道之衰也

王丞相安世與光皆謹飭大臣而安世獨以功名終者不戀戀於權位耳彼霍將軍者當孝宣盛政親奉身以退又安有毒后一事雜其族之慘哉易曰知幾其神然則光與安世成敗在學與不學明矣

論二疏請老

宣帝時太子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

北山評　余嘗笑賀監之乞鑑湖已是暮年八十之老纔得何以為情進由千古難辨之前二疏亦猶是耳

去懼有後悔即日具移病上疏乞骸骨皆許之

笠翁曰二疏請老亦是居官分內事從古以來原無老死于官不准乞骸之法人自不肯行耳二疏倘然行之後世將以為異耶以急流勇退羨其高即以賤者無能謗其貪戀如是是必待有罪之日始可休官無疾而去即為超羣軼倫之舉乎此皆莫世不情之論也其可登諸林下僅見一人而此際同時請老者忽然有二此則近代僅聞之事也論者稱其爲是歟

漂[illegible]從余猶愛蕭藏用之
易[illegible]以[illegible]但余而欲一匝迹日受侮
之而矣[illegible]不[illegible]亦無爲二疏遺教
王擎如[illegible]是其子孫弟一則其
人莛韓[illegible]今藏所以流水比嬌
手百載[illegible]孫子亭爲鞠生所笑
弓高鳥盡究有[illegible]子者孰得
孰失則二疏之[illegible]不可遂其也

論二疏不以財累子孫

疏廣疏受既歸鄉里。日置酒請族人故[illegible][illegible]勸廣。爲子孫立產者。廣曰。賢而多才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張仲[illegible]評
此論[illegible]透
僅知[illegible][illegible]
老而欲[illegible]
鑑湖之利
此二[illegible]之
散[illegible][illegible]差
勝耳

[illegible]翁曰二疏之所難不在請老而在不以財累子孫蓋既曰請老必非年富力彊之時人當日暮途窮盡有設樓望宿之念若自己功名告止正欲以富貴望其子孫貴則有待于天其富與不富則爲祖爲父者可以操其權也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正慮其爲子孫謀耳二疏不爲後代作馬牛且欲爲之去累此則千古一人以其看得透而又做得出耳然而紈袴之子多有不能振拔者皆以驕奢淫慾故慮其驕奢而予以寒儉則人人自奮而爲致身立名之事矣

吾謂二[illegible]入[illegible]其累微其累乃莫能以[illegible]之孫者也

汪若[illegible]不以財累子孫仁也並翁許之日可得透做得[illegible]大有得透智也做得出勇也二[illegible]一象而三德備矣

翁其知之矣

論京房考功課吏法

京房學易于焦延壽用之尤精于議災異有驗凡常說之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公卿朝臣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專權房勸上去顯顯嫉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論者曰京房事元帝幾得爲郎即陳考功法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可謂交淺而言深難乎免于漢元之世矣

又曰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爲事此易之末耳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義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黃氏八家以考功之吏試其法以見對治吏兼有法任明以難郡太守而竟寒浦水之裏其蘭下之考功而不能也此古所驗也至課吏為斥宦根本百十通法不獨當昨。

晉翁曰。考功與災異何涉。而京房自來世以發端取人。故致災異。因進考功課吏法。試令何涉苛虐儀幷無說以處此。房蓋先著考功之法。以進無由。且慮上不見信。因言災異有驗。故乘機而上之。不得不借災異發端。此進言家入門法也。予謂京房課吏之法。其意不在課吏。而在屏斥宦官。何也。是時石顯用事。必以私意進退人。考功之法一行。則其所惡者無由而進。所忌者亦無由而退矣。君子升而小人降。則顯勢漸孤。且吏治一課。則無所不課。宦官盡有號業亦

在所謀之中與其不職而按以法正人在位必當是
而攻之則與顯叢爲難者亦不止一蕭望之而已矣
此實臣時之良法但房既有此意當隱然不露今後
陷我術中迨事成數舉之後即欲相左而無從矣奈
何于建言之始即以毀譽取人四字觸其所忌而發
其所恃以開阻塞之門乎此考課不行之由也後人
不察徒以尋常考課之法論之是止論其事而不論
其人且不論其人所處之時與世矣若此法止于煩
碎難行而無害于當時之權貴則上意既鄉之何妨

暫令。一試。乃盈廷共西如出一口者何哉至不得已而令行之于郡則其不便于京師可知矣

論漢詔劉秀典領五經所奏七畧九流之議

成帝時王莽薦劉歆爲侍中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其叙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農以爲于道既微是以九家蠭出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

北海評
語曰周士貴非周士貴也周之士自貴也秦士賤非秦士賤也秦之士自賤也然則劉秀卑儒于九流非儒卑也秀

遭明王聖主得所折中皆股肱之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笠翁曰三教之中儒與釋道並稱已失其倫矣然猶曰釋道原可比肩而道則始于老子仲尼曾有猶龍之歎故因道而及釋由所愛及所不愛其屈儒之意猶可原也乃三教之不足而又益其數爲九等其名曰流流義從水蓋愈趨愈下之稱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以爲聖爲賢之君子而加以小人之稱且與刑

之爲儒者自卑也

名法術陰陽縱橫之輩並齒則斯文不啻掃地乎無論其所謂六藝之術九家之言果足以通萬方之畧與否即觀九流之號其名先不正矣有名不正而言順言不順而事成者乎噫甚矣吾謂劉秀必非儒者乃刑名法術之流欲借儒名冠于八事之首以重其術業者乎方之乃父可謂不肖子矣

余澹心謂劉歆向附王莽改名以應圖讖其子棻雖從揚雄問奇字而以讖被戮君敎之非人也已畧九流何足與之較短長乎笠翁言論凡以救世覽者不可不另着眼

東漢紀

論漢圖列二十八將何獨以鄧禹居首

先儒謂二十八將以鄧禹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者以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者李通耿弇賈復諸人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是又非諸臣所能及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與

笠翁曰禹功在諸將之下而位居其首者以開導光武之言甚得大體頗有儒者氣象文臣規模不僅以勇力相高故也然究其所以能若是者豈非以諸將未嘗讀書而禹能讀書之故歟可見爲武臣者定該讀書窮理涉獵往事始知建功立業當以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不僅在斬將搴旗攻城掠地而已也能讀書者當如關雲長之喜看春秋杜當陽之手不釋卷即不能讀者亦當如石勒之講究漢書令儒生朗誦傾耳聽之論其得失而决其與以亦不識字人讀書

之良法也以此等語尚論古人或不爲無補于世

一立翁如許方析策謁世祖○天下成敗未可知而禹獨能識眞主定大略淮陰登壇○路中抱膝其爲元功何疑仲華以善讀書故爲二十八將之首○鍾渊稱鄧禹亦爲聖門三子之冠然則欲作第一人讀書窮理蓋可忽乎哉昔楊椒山先生詩有云鬚眉引鏡頻相照不作寰中第二人先生蓋讀書窮理者也

汪北海評○鄧高密之冠雲臺也由于能讀書可謂探本之論矣士亦有不讀書而爲良將者予謂不讀孫吳而能吻合孫吳斯可以不讀孫吳翁之不讀孔孟而能吻合孔孟斯可以不讀孔孟然求其能若是者有幾人哉故不若笠翁之論之無弊也

一論漢圖二十八將於雲臺馬援以椒房之戚不與

明帝思中興。乃畫諸將於雲臺。首鄧禹。次馬成。吳漢等二十八。後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戚。獨不與焉。宋儒謂其乃不私親。謂有救化之意。僞其間。明儒又謂明帝親親之小嫌。掩論功之大義。是乎其為教也淺矣。又謂王莽以外戚篡漢。前車不遠。其意者將將啓來外戚以成功者也。明帝方欲重鑒將來。宜援之終不得與。

笠翁曰。馬援不入雲臺之圖。諸儒各執一見。皆各論

也獨予淺人無深思遠見謂爲漢室君臣輩一依樣葫蘆而已夫世祖之有馬援猶宣帝之有蘇武也雖有出使征伐之不同其著名異域則等爾麟閣之勳可屈蘇武於末席豈雲臺之座獨不可屈馬援於不與乎異其事而同其情皆爲遠人計也鄧禹以下諸將皆以討賊立功獨馬援爲伏波將軍前征交趾後征武陵蠻皆大破之是塞外之人但知伏波將軍之可畏而不知鄧禹以下二十八將爲何如人也向以守忠不屈之蘇武居麟閣諸臣之末已見中國之多

人矣。今復以馬[illegible]者爲[illegible]不足數之人耶。夏之忠臣義士[illegible]乎。使漢家衣缽全以成臘。遠人爲事。郎無論[illegible]成法。明帝猶當見及之。況有舊章可率者乎。其曰馬援以徼功之處。不與諸臣。欲隱其意而彰[illegible]帝內不私親之道。

[illegible]此論[illegible]宜[illegible]帝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其[illegible]功臣于[illegible]使[illegible]
九[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刑之使馬[illegible]明不
得[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報[illegible]勞之[illegible]
出于[illegible]而[illegible]勞[illegible]翁慧眼觀破幾
被孝明看透
瞞過千古

文堂施評
奇論快論。
宜翻論從
漢用武段
治[illegible]
此法絕[illegible]
五代以[illegible]
後既用[illegible]
只是不[illegible]
翻案耳。

論高帝入咸陽除秦苛法光武入河北除莽苛政

笠翁曰。高祖除秦苛法。光武除莽苛政。此皆無甚奇特。即文章家翻案法耳。此法是人皆知。是人能行。但行之不得其法。并失之矯强。即失之支離。惟高祖光武善作翻案文字。去此二病。故能見賞千人耳。然與翻案之法謂何。曰其言不繁。止得二字。謂之入情而已。文字入情。即翻盡古來成案。天下不以為非。而且以為是。取天下者亦用此法。即革盡從前舊制。天下

不見其可勝而但見其可久於是取天下公共之人心爲[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政[illegible]也[illegible]
此亦[illegible]而漸光武又[illegible]一[illegible]其但
秦來之[illegible]衰又且爲奇者也而漸光武之[illegible]衰反奇
爲正者也反正爲奇者但能取新於一時之間耳
其可厭反奇爲正者傳之愈久而愈覺其新觀於文
章家可傳不可傳之別則知取天下之道可久不可
久之分矣

張[illegible]評笠翁此[illegible]雖曰論古然實爲開發千[illegible]
之文心啟人無[illegible]悟乎陳言之務去也又慮天[illegible]

人不知。猶謂其止于論古。故每于論政談兵[illegible]
以行文之妙訣。參之其度世之心。亦良若[illegible]
等議論文。非過耳之言。乃其一生。平最得力[illegible]
文人讀其書者多矣。試問有一字一句不[illegible]
人之鑑壁。而另闢一堂。與者乎。以其所指者皆人
而不特其所能者驕人。則笠翁之肝腸意氣皆于
是乎見矣。又何必飲其[illegible]
醪而始知能令人自醉哉

論高帝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光武未能例乎
海內遂正尊位之故

項羽既滅。天下混一。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爲皇
帝王始即位于汜水之陽。劉秀還至中山。諸將請
上尊號。不肯。行至南平棘。諸將固請之。亦不許。會

便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羣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即位于鄗南光武斷曰漢王已平天下而正尊位光武未平天下而遽正尊位者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罔所向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先爲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

管窺曰漢高之天下取之于他人其正尊位也不得不讓創也以其起兵之始曾爲義帝發喪此段因緣

不復遽為抹煞況覆溺一日未死猶欲借君臣大義激發天下一日之人心啟必俟其死而又得諸侯力請然後從之此斷斷不易之理也宋太祖為衆心久屬猶必待黃袍加身況與中原逐鹿者乎光武之天下取其所固有其正尊位也不得不速何也更始既敗中原無主凡竊天潢之義者皆得起而爭之卜者王郎尚能盜取名號況介于真偽之間者乎名位一正而天下之人心死矣寧可一日緩乎哉此即先儒所謂創業中興固自不同之旨因其詞意未盡故從

而暢言之

論賈寇擬廉藺

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爲耻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曰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一人兼兩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至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朕爲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而

出

笠翁曰寇恂所處之境較相如更難以相如可避而寇恂不可避也出避于道稱疾而還于此大見其作用

汪北海評寇之所處固難于藺然幸有藺作於前則寇學藺爲是矣厥後萊公以蒸羊一隻迎丁謂于竟上縱丁入飲博不令出戶是又善學藺用處寇真家法固丁於學步前人哉

論董宣執法史氏列之酷吏

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宣格殺之主訴帝帝怒欲箠殺之宣請自死遂觸楹流血使宣叩

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首。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范史以為董宣之首。

笠翁曰。嗟夫強項之人。而可名為能吏。則凡世法俗情。而為繞指柔者。皆可名為能吏矣。嗟夫強項之人。不能取容于當世。縉紳之人亦有定評。不意文人之筆。亦多誣謬。人亦何所畏而為執法強項之事。

哉。丁袁二子辨之。可謂能持公道者矣。

余嘗心許范曄作史。顛倒是非。以董宣忠鯁之臣。而傳之於酷吏。以蔡琰失身之婦。而傳之於列女。宜其失心恍惚。從貨頭死。遑去白日之昭昭。從長夜之悠悠。嗟何及哉。

論馬援遺書誡兄子

馬援在交趾。遺書誡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

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效季良不得陷爲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郭氏論器曰馬援遺書誡兄子善矣夫龍伯高何如人欲其子效之至于杜季良則非其爲輕薄子而又比之畫類是已先譏議人矣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有是理哉致杜怨恨而不保令終皆自取之也○

笠翁曰刻鵠不成尚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成語也○凡引成語不能字字切貼取其意而已矣伏波誡子

之意所慮在刻鵠畫虎之未成不在類鶩類狗之必肯其意蓋曰季良非不可學但恐學之不得則陷爲輕薄云爾豈有意以畜類方之哉未見有以畜類方人而肯以豪俠尚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諸善行譽之于前者郭氏之論大抵所謂以詞害志然藏身不怒一語則爲馬援定評讀此書及此論者皆宜含短取長于馬援則取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于郭氏則取藏身不怒安能喻人四語而已矣

余澹心評郭氏之論徒供噴飯此之畜類抑何陋
述古云聖賢以龍以馬以鳳以麟皆比之畜類者

恥然則孟子之比孔子亦爲藏身不怨不能喻人者耶伏波英雄跋涉萬里臨書致戒使世顯見之重伯高而輕季良其亦發讀何等而肯倚鈌耶良可慨矣

論丁鴻劉愷鄧彪三人之遜

明帝時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讓其國于弟盛上不報乃逃去友人鮑駿遇鴻于東海以義責之鴻感悟乃還以鴻經術和帝時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遜去十餘年有司奏請絕其國後賈逵上書乃徵愷爲郎以弟襲爵鄧彪亦當嗣父爵乃讓季遜去不返

黃山十評讓美行也而或至于驟亂者必其不近人情者耳三子不當讓而讓正所謂不近人情者笠翁以爲祇教使然諸信知人貴乎論世

笠翁曰三子之讓乃風教使然所謂矯枉而過正者也一代有一代之風教風教所在民無賢智愚不肖皆趨焉賢智趨而過之與愚不肖之趨而不及等耳東漢尚節義故有三子者出而讓國猶之列國尚俠則有荆聶之屬政諸人出而殺身晉尚風流則有劉伶阮籍諸人出而廢禮皆爲風教所漸不卽其然而然者也雖然讓與其爭也寧讓俗與其靡也寧矯論者于此皆施責備之詞余獨曰東漢政教之衰猶足以敵後世之風之盛耳

范文正評東漢政教之衰猶足以敵後世民風之盛此謂笠翁有激之言然亦礪世磨鈍之妙論也若人人以國讓為矯則篡奪者文居勝地廉恭諸人皆得修口以非伯夷叔齊矣使有位者盡如丁鴻劉愷鄧彪其人則後世豈復有貪位戀祿之事哉

論黃憲比顏子

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汝南太守王龔禮之不屈荀淑遇之于逆旅竦然異之與語移日不能去既而至袁閬所謂曰子國有顏子知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叔度姓黃字叔度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

來耶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心復萌矣郭泰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暫到京師卽還朱晦庵曰憲之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者有感于心亦其最高者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在顏氏之科矣

笠翁曰黃憲比顏子之言吾終不敢深信蓋譽人必過其實乃東漢之氣習也出口皆然不獨有私于黃

袁中郎曰孔子楊伯起伯起可方孔子則惠比顏回文例足皆乎若謂千古上下有兩顏回吾或信之謂千古上下有兩孔子吾必不之信也然則所謂比肩子者亦得其似而已矣

余讀心齋余於古人中最不服者黃叔度最不取者阮嗣宗最可恨者王茂弘最可恥者張德遠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讀心又云天祿閣外史乃崑山人僞作無識者刻入秘書九種可笑也若叔度有如此著述不更辱顏子乎

王望卿尋覆後人定繫有才而獨傾心于叔度止此王于酒字便儼然有陋巷與顏雖月過情之然正未免習俗人耳

論左雄限年之法

順帝時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云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應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

笠翁曰東漢[illegible][illegible]上書言事者衆矣其所指陳者雖

[illegible]食客千古奇才難年始遇若値左雄又任致仕之刻矣笠翁代孝廉作答機鋒相向設九原可作不知何處藏其面耳

[illegible]皆合于理而順于情未有若左雄限年[illegible]理拂情之甚者也其引孔子四十不惑爲言夫四十而不惑蓋指進德而言未嘗曰不惑之年始可出而爲仕也如曰不惑之年始可出而爲仕則何不更老其才俟至知命耳順從心所欲之時然後擧而用之更爲練達而無弊乎至引禮記之言曰四十而彊仕是矣夫四十而彊仕亦言其大槩未嘗曰四十以前不許服官直待是年大髮之後始可應鄉國之薦而赴弓旌之招也若是則左雄所言之事

又當不止此矣。禮曰二十而弱冠，三十曰壯有室。何不併限其年，令天下冠者必以二十，娶者必以三十，有十九而冠、二十九而娶者，皆坐以法，一槩齊之，以禮之為愈乎？舍冠娶之年不限，而獨限以仕，果何謂乎？其誥徐淑之言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此問更屬不經。惜孝廉無術，不能折之。使我為孝廉，則將應之曰：未審顏回所聞之一何者為一，所知之十何者為十，請公一一舉之，即當以聞一知幾者對。若是則雄將何辭以應？而惜其不出此也。以如此荒

謬之談而見之封事已是奇矣順帝不加斥逐而復可其奏使天下後世為竊笑非古今一怪事哉噫東漢之政令自章和而後竟不欲觀之矣

余潛心評此千古痛快之論忽發笠翁苦心貞如石破天驚逗秋雨也左羅張華亂黃充貧格均謨殺天下英雄耳

王隣哉評就簿所名一史事論其人過而不用所以識高千古笠翁何啻為一人論者等千一言敬絶千古余熟籌半晌欲代爲作一書評語終不可得使笠翁銓序自察嘗東坡評論不復論矣羅引曾論藏經佐其辯駁尤堪與其繁雜讀書等文並存

論漢立五經于太學門外

靈帝時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

汪北海評只一外字。生出如許波瀾。此又突顯點眼法也

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笠翁曰靈帝詔立五經將以重儒術也而太學門外豈立五經之地乎位置聖賢而使之不得其所是尊之適以卑之耳宣帝講五經于石渠閣章帝講五經于白虎觀夫歌于斯讀于斯則必聚國典于斯未聞麾而出之大門之外也靈帝此舉其有意爲之耶抑儒術之將衰斯文之欲喪莫之爲而爲之者耶未幾鉤黨之令徧行使經明行修之士皆高飛遠舉以避禍太學門內幾無一人豈非麾而出之之後驗歟甚

矣漢庭無人而不能爭之于始也。

王望如評。表章六經，山川於雄才大畧之孝武，江都天人不可不謂之原本六經也。石渠之議，孝宣未免偏好，望之劉向學不及仲舒，然亦不得謂之不尊經也。若靈帝之立石書之，將爲蔡邕諸儒經而不能衛經，台當有無道侮常之報，王司徒殺之座上，誠不爲過，後使無之黨上亦爲聖經罪人，兒麈之門以外乎。

論管寧華歆優劣

管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與寧俱以操尚稱，公孫度虛館候之。寧既見度，乃廬于

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甸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諸
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
無見[illegible]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

笠翁曰東漢諸子動以聖賢許人其所許者未必皆當其所未嘗許者反有聖賢之流豈厠于其間如管寧生平無一可譏之事其抱道安貧廬于山谷有簞瓢陋巷之風可方顏子其劬地見金擲鋤不顧與繫馬千駟弗視者何異可方伊尹其避地山居從者成邑及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不見大有繼往開來之

意雖未可追踪孔子然亦能繼武孟軻至其遵曹操居遼歸田之後不令裒魏朝一粟則居然一伯夷叔齊矣而考之當時彼未有一希聖希賢之美號排衍貴似而賤貞歟總由東漢之風習全在互相標榜彼尊此為賢則此與彼為聖不過以聖賢之美號為酬答之虛詞原無真實許可之心也有實之不待美號想以生平未嘗與人已無不李之救濟人亦無變勲之報耶予竊從千載後定其月旦曰管寧雖未可遽擬聖賢然其人實在闕兩孔子之前後顏子之右責慝

余澹心評華歆提失石於後鋤之中以節附背標枝而整之傳故使亦提而擲之則毋后得名矣若郤不稱臣於曹不則聖賢之徒也

波南人。

笠翁又曰管寧揮鋤不顧華歆提而擲之兩人之優劣已見無煩贅一詞矣但歆之一提一擲二事中亦有優劣不可不爲辨之人皆喜其擲而惡其提謂提有覬覦之心而擲無貪得之實也予獨曰不然提者天眞之自露擲者僞念之强生夫以鋤地而得金雖曰取非其有然猶愈于人饋人而得之使歆提而不擲貪則貪矣猶不失爲鳶飛魚躍之人旣提而復擲之是貪而繼之以詐矣使與管寧相對則旣提矣寧

肯復鄭之哉其鄭之者困晉寧之不願而然也既以捉眛其心復以鄭欺其友較之于食夫更加一等矣豈可與華鋤不願各同年而較其優劣哉

王望卿孫李斯與韓非同學而非竟死于李斯孫臏與龐涓同學而卒爲龐涓所害蘇秦與張儀同學而儀則害於秦秦先[illegible][illegible]多遭毒手管先生看透華歆棄鋤逐之惟恐不速遂東一帽風淨雪明不獨避燥也

論茅容孟敏優劣

茅容字季偉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共言[illegible]

留林宗宿旦日殺雞為饌林宗以為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荷甑墮地不顧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

笠翁曰人謂二事皆賢莫能舉其優劣如必欲軒輕之其惟後孟敏而先茅容乎以孟敏所能者小節而

茅容所重者大倫也平日不然茅容殺雞供母而以草蔬待客客則羞矣未免妨母之賢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名而以母德高下言者獨非人子乎何參養何補為有酒肉將殺必請所與未聞以酒肉養父而以[illegible][illegible]者所與之人也此必有意為之以邀林宗之[illegible][illegible]耳者孟敏之不顧墮甑則全出天機以此觀人始不失為人倫之鑒

笠翁又曰凡天下適情之事皆有意為之者也凡[illegible]及于情之事皆率意為之者也持此法以論人[illegible]

必盡嘗然。亦思過半矣。

沈因伯許節日爲毋殺雞。亦不妨。減半。猶容。劍臣

予以草蔬陶丹推薦秣馬。芽以草蔬待客足飯

以秣馬者食人。又以食人者自奉矣。

其事原太不情。如何怪得後人譏刺矣。

論曹操自陳功伐及讓還三縣

操下令曰。孤始于譙東築精舍。欲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得如意。復爲典軍校尉。遂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後領兖州。破黃巾。滅袁術。窮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設使國家無

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强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膈之要也。然[illegible]之今讓還三縣。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劉後主謂曹公此令。有是有非。蓋道之題。乃其本意。厥後功名顯著。旁無耦已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所必至也。○鍾伯敬謂此令娓娓千數百言。字字[illegible]。不情。妙在詳至懇款。若出至誠。使聽者心[illegible]。不以為然。而無以奪之。

余澹心評鍾伯敬一部史懷皆從深絕中論古人未論其人也即如曹操此令字字露其奸伎而伯敬云然悲歎次於其悲乎千識上甚笠翁眞老更斷獄手

笠翁曰曹瞞下此令既非邀功亦非示讓乃導引羣下勸進之詞也後世不察交相稱許謂致堂謂其有是有非鍾伯敬譽以詳至懇欵若出至誠噫謬矣豈曹瞞之巧既已瞞過當世又能瞞過後世耶夫既自陳功伐矣又曰封兼四縣何德堪之是明言功高賞薄非四縣可酬而當酬之以天下也既願墓道題征西將軍曹侯之墓矣則現爲漢臣又何必繫之以漢繫以漢者是明言本欲爲漢而今勢有不能也且言天下非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又是明言帝王

之號哉若不稱他人必有稱之者與其讓他人不若自稱之爲得也何句句說出本志又句句留着下段此即唐人所謂歇後語也夫何有是有非許多懸款之有哉未幾董昭即言于操曰自古人臣從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因建議進爵國公加九錫爲禪位之階皆斯言啓之也噫驕至今日而始爲人覺即欲不謂之善驕不可得矣

杜于皇謂昔人論曹操臨死分香賣履戀戀兒女子爲英雄氣短真不知其大奸正在此臨終遺命雖瑣瑣及香履之細亦娓娓言之而獨不及化家爲國之一字欲使其子自爲之而猶謂其死見負其替古

今人又被他瞞過矣

論劉備取劉璋得失

蘇東坡論畧曰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譬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已失忠臣義士之望乃治兵振旅東嚮長驅而欲天

大梅村評

大論至論。讀史者不可不具此草識

下響應蓋亦難矣。

笠翁曰劉備之取劉璋雖非聖賢之心然實英雄之事也英雄作事最忌務忠厚之虛名而受因循之實禍劉璋以闇弱之資處豪强之界其不滅于魏即滅于吳夫人而知之也備不急取是以臥榻之側虛左待人吳得之而蜀危魏得之而蜀滅矣故先取之是棄小忍而成大謀三分之勢未必不成于此而東坡責以不仁是欲遂其謀泥一之心而成宋襄之并之志也使劉備不取而蜀以亡則後世尚論之人又

必舉起而罪以不智然則爲古人者亦[illegible]學得罪于東坡不得不爲昭烈左袒蓋欲[illegible]而全大體耳且非無據而云然昭烈病篤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此昭烈肝膈之言非詐也至親莫如子至卑莫如臣彼以不得于子者屬于其臣則取劉璋之出于不得已不待辨而知之矣奈何不詳始末而遽定其是非哉噫以東坡之才與識猶有偏見若此則我輩觀人之疎畧又豈止一言一事而已哉

王西樵評。東坡才高。立論常偏。觧其論荀彧之死比于伯夷。猶爲不經。得笠翁與破。快如哀家梨也。

王望如評。笠翁此論高出東坡。孔明在草廬中已立定借荊州取益州大主意。其間備依劉表拊髀生悲英雄用武無地。故緣其謀。但借嘗蘇不登罪致誚。而徒以謀勇奪之耳。

汪北海評。劉備取劉璋得失。蘇氏袁氏之論詗分左右袒。余嘗作論並闢之。今見笠翁之謂蘇氏晋有同心。然余固美其能取劉璋藉口簡。此不取劉琮耳。不識笠翁以爲何如。

